

律

叙兩漢萃寶

藥陵蕭家
韓振山



文莫盛於兩漢以去
古未遠三五醇風猶
有存者故其辭氣渾
厚軀製俊偉迨子長

逸駕剡子史百家而
尚史也子長澹國語
左傳弣堅澹史記子
長如琪樹琅玕王母
所栽備五色含八音
孟堅遊竒布置弗爽
尺寸而若木非木若
玉非玉類珊瑚海栢
范氏紀後漢自謂體
大思精筆力放縱蓋

天水晶玻璃瓏辟暑清
塵時有的皜暉光太
史公而下孟堅次之
范氏又次之雖瑕瑜
難掩要比古文宗匠
後學準繩哉曩弱侯
焦君精擅史記忱謂
萃子長之寶仍錄班
漢書要旨而後漢紀
天附焉庶開帙一覽

觀兩漢珍寶出盛譬
之五龍之帝列肆千
區三川之衢大車千
兩二江之津舳舻千
艘顧所羅者率山珍
海錯之奇也即持是
書典史記方駕並馳
則焦若潤色之力矣
賜進士第出身光祿
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禮部尚
書建極殿太學士
許國拜謨



兩漢萃寶凡例

一此書分為上中下三卷上中二卷純是班太史漢書蓋以文字太漢未遠學士家傳習者衆故不厭其多下卷則范曄太史漢書比班史稍仄矣故畧拔其尤者餘不列錄

一史記萃寶批許如劉湏溪真西山陳仁祖樓迂齋楊升齋及近時唐荆川茅鹿門歸震川董澐陽何柘湖許之備矣漢書追踪史記故批許亦多出其手又如陸葵日楊荆岩諸賢者握手論心時有品隲竝採錄之以便觀覽

一批許未必特許其文字之工綴詞采之華嚴間

有目事起謗論六可以益人神智者輒輯之蓋
為博聞廣見之一助云
一比如○者精華、者文采◎者眼目與應之類
已詳載史記萃寶中不必多贅

允例畢

兩漢萃寶評林姓氏

宋

蘇軾字子瞻
眉山山人

劉辰翁字會孟
廬陵人

羅大經字景綸
廬陵人

陳仁祖字浚
像人

洪邁字景廬
鄱陽人

皇明

方孝孺字希直
寧縣人

王鏊字濟之
吳縣人

李東陽字賓之
茶陵人

蘇轍字子由
眉山人

呂祖謙字伯恭
金華人

黃震字東發
慈溪人

真德秀字景元
浦城人

樓昉字勤
縣人

楊士奇字以行
泰和人

丘濬字仲深
瓊山人

何孟春字子元
柳州人

王守仁 字伯安 餘姚人

康海 字德涵 武功人

鄒守益 字謙之 安福人

楊慎 字用修 新都人

許相卿 字台仲 海寧人

林希元 字茂貞 同安人

唐順之 字應德 武進人

柯維騏 字奇純 莆田人

閔如霖 字師望 烏程人

凌約言 字季默 烏程人

茅瓚 字邦獻 錢塘人

董份 字用均 烏程人

瞿景淳 字師道 常熟人

王慎中 字道思 晉江人

茅坤 字順甫 歸安人

余有丁 字丙仲 鄞縣人

王世貞 字元美 太倉人

何洛文 字敬圖 信陽人

胡時化 字餘姚 餘姚人

張洲 字子登 仁和人

李廷機 字爾張 晉江人

田藝衡 字子藝 錢塘人

兩漢萃寶目錄

前漢上卷

高帝求賢詔

文帝賜南粵王尉佗書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異姓諸侯王表

諸侯王表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劉向條災異封事

劉向諫起昌陵疏

劉向奏諫外家封事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薄昭予淮南厲王書

蒯伍江息夫傳贊

賈誼陳政事疏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論積貯見食貨志

鼂錯論貴粟見食貨志

鼂錯言兵事

賈山至言

鄒陽諫吳王書

枚乘諫吳王書

枚乘七發

路溫舒傳

前漢中卷

中山靖王聞樂對

李陵答蘓武書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封禪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入文編

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徐樂言世務書

嚴安言世務書

終軍白麟奇木對 入文編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賈捐之罷珠厓對

東方朔客難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諫起上林苑疏

楊惲報孫會宗書

梅福論王氏書

王吉諫昌邑王疏

貢禹言教化奏

魏相諫擊匈奴書

叙趙廣漢吏跡

張敞論霍氏封事

張敞與朱邑書

王生予益寬饒書

蕭望之入粟贖罪議

鄭朋奏記蕭望之

匡衡政治得失疏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疏

谷永訟陳湯疏

谷永論神怪

谷永日食地震對策

何武論傳喜書

楊雄解嘲

楊雄解難

楊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入文編

班彪王命論

班固答賓戲

後漢下卷

明帝初行養老詔

章帝改元詔

和帝求直言詔

皇后紀

鄧后贊

曆法志

齊武王傳贊

鄧禹傳贊

鄧騭傳贊

吳蓋陳臧傳贊

耿恭傳贊

竇融責讓隗囂書

祭彤傳贊

竇融傳贊

班固封燕然山銘 見竇憲傳

竇憲傳贊

朱勃訟馬援寃

卓茂傳贊

伏侯宋傳贊

杜林傳贊

桓譚陳時政所宜疏

朱浮讓彭寵書

梁商贊

曹褒傳贊

陳元乞立左氏博士疏

陳元諫督察三公疏

桓榮傳贊

丁鴻傳贊

江劉周趙列傳序

班固奏記東平王

班固傳贊

王符潛夫論責忠篇

王符潛夫論實貢篇

仲長統樂志論

仲長統傳贊

崔駰達旨

崔寔政篇

劉陶陳時事疏

劉陶上孝桓皇帝鑄錢議

臧洪傳贊

蔡邕傳贊

盧植傳贊

陳蕃傳贊

黨錮傳序

李膺傳贊

張儉傳贊

郭太傳贊

竇武何進傳贊

孔融傳贊

荀彧傳贊

皇甫嵩朱雋傳贊

酷吏傳贊

劉梁辨和同論

宦官傳序

儒林傳贊

逸民傳序

兩漢萃寶目錄終

宜官專贊

隱樂辨味同論

頡支專贊

皇甫嵩未書專贊

荀爽專贊

子熈專贊

竇太后專贊

懷太專贊

兩漢萃寶評林上集

殿試第一焦

竝選輯

會試第一李廷機註釋

鄉試第一李光縉彙評

高帝求賢詔

王錫爵曰首三句絕好至豈特古之人云不交故也古難言之重以士奚由進讀之感動李廷机曰好句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亾絕也。賢人

王守仁曰讀此
詔具見一代開
初之君規模氣
象自別
李廷机曰漢初
去先秦未遠故
高祖詔雄而健
文帝詔溫而雅
大非後世可比
至武帝以後始
事華采而古意
寢微矣

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

夫肯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

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

執法下郡守中執法中丞也此詔其有意稱明德者

必身勸為之駕勉即守自往勸之遣詢相國府署行義年

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竟免言竟察則免其官也

真德秀評高紀詔凡十五六今所取止此蓋餘多直

書其事故也十二年三月之詔其辭雖文

至謂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正負矣非

王者罪已之言故不錄

曾鞏評高帝平時媿媿學士大夫至取儒冠溺之

所與共成功者多販猪屠狗之徒及天下

既平乃屈意求賢如恐不及蓋知初業與

守成異也

陳古迂評高祖求賢亦有所觸而畏也蓋自陳平多

詐迎合叔孫通變儒服謁見而帝不知天

下有不可臣之賢自利幾貫高竊謀田叔

魏舒召見而帝始知天下有不可遺之材十

一年詔下求賢帝更變多而年益老矣求

賢之詔畏心已甚大夙之歌畏心愈深或

曰武帝求躄跪之詔眎高如何曰高帝以

畏心求賢故能安漢武帝以侈心求賢故

幾亡漢此所以不同

又評高帝定天下之後尊賢樂道極有好處獨

怪當時魯有兩生楚有白生魏生齊有蓋

公伏生趙有即中田叔孟舒十人代陳豨

有後車千乘高帝皆不得用蓋吾能奪顯

一語帝直以爵祿驕天下士宜賢士不為

用也

文帝賜南粵王尉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萬皇帝側室之子

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萬

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萬后自臨事不幸有疾

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

制迺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

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

位乃者聞上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

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

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者聞王發兵於邊為寇

穴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

凌約言曰高皇帝側室之子非文帝誰肯自說出即此一語便可感動蠻夷

李廷機曰變文亦畧有輕重樓昉曰以故諄暴數句要感動之又不可不說

破茅坤曰說得有體凌約言曰佗欲求親昆弟罷兩將軍今只罷將軍博陽侯獨昆弟在真定者使人存問是二事各從其半蓋威

德蕪盡之道也

樓昉曰既歸之
吏又歸之高皇
帝尤為得體
李廷机曰漸
說入屏去帝號
意真令人潜消
默奪而不自知
也
曰朕不忍為曰
仁者不為真仁
人之言

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歌
人。父。母。得。一。凶。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
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
變。為。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
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
立。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
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彼。以。共。弃。故。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
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灾。矣。上
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多。少。輕。重。之。差。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出。處。初。呂。氏。專。柄。五。年。而。粵。王。佗。反。佗。因。賂。遺

閩越駝駱役屬焉乃乘黃屋左纛與中國
侔帝乃為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
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粵
賜佗書云云賈至佗甚恐為書稱謝願奉
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

樓昉評委曲回護不自尊大而所據者正所以感
動而諷諭之者深矣讀文帝此書非但忠
厚惻怛能服夷狄之心又且明白正大得
待夷狄之體

陳仁子評服人之道以真實相向不必以浮虛相夸
文帝以大漢專力攻一南粵此建瓴之執
也帝處此時再三開諭畧不較強弱初言

側室之子抑何卑也。繼稱南粵為王，抑何遜也。他日南粵奉書稽顙，稱臣之不暇，嗚呼！文帝一念之直，人自冒服，其下何待粉飾。大言劫以威而脅，以執者世之人主待臣妾亦為虛言相誇哉。

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紅讀曰功

李廷樞曰：景帝恭儉之政，自文帝家法中來。此詔勸課農桑，維持漢家四百年基業。按高文景武詔，令各錄其一，而獨錄求夫功農，選卒之詔，亦以國家重典可為世式故也。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饒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饒寒並至，而能心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強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牟，食也。甚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姦法，因法作姦也。與盜，者共盜為盜也。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下州郡求賢詔

茅坤曰雄傑之氣
吳京曰詔雖借馬喻茂才其實當時與十萬之師直抵大宛不過為一善馬武帝好夫豈能喻于好馬和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蹏躡也言馬不良或奔或蹏士或負俗之累而御之以道則致千里之塗立功名世負俗謂被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泛駕也跡逐也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乃見斥逐也御用也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唐順之評只寥寥數語而起伏得躡開闔有法漢室

之詔此其尤工

馮小海評人君求才惟其適用使必賢良方正而不適於用國家奚賴焉觀此詔則知衛霍張騫輩所以多得柄用而漢世得人獸盛于武帝有以也

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汪道昆曰讀西漢詔書具見帝王興隆氣象立濬曰帝之為此辭蓋恐人才壅于下而公卿蔽之于上也後世顧畧于不舉之罪而特嚴于縲卒之罰此亦可以觀世矣茅坤曰此詔典三代訓誥相上下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旅謂加惠耆老若賓旅也選豪傑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也祈求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經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

李廷機曰句法警健可愛脛炙人口此語為不刊之

上賞赦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

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陳仁子評武帝刻於待民而厚於待士舉茂才舉孝

廉舉賢良莫不有詔獨孝廉朕近周旅師

書孝弟睦婣黨正書德行道統遺意不專

尚言語文辭者第為人上者養其行於先

故得其人於後帝多利欲何以率下又無

成周教養之法自元光詔郡國各舉孝廉

一人至元朔二十六年竟不舉一乃詔議

罪帝亦可以自省矣後非得王吉路溫舒

輩自此選出則帝將何如噫舉孝廉濁如

泥則責在上不專在下也帝待士以厚不

能養士以厚惜哉

異姓諸侯王表

晉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禮積德累功洽于百姓

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

乃繇高稷修仁行義歷千餘世至於湯武焚後放殺

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

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難也秦

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

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

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為萬世安然後十餘

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成強於五伯問閭偏於戎

狄嚮應瘠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

丘濬曰此叙大
際本秦楚月表
潤色而成之者
文極高而論亦
正大當是諸叙
之冠
董份曰然後字
乃字粧點其所
以艱難處德力
三句總結上三
段
按始皇許多心
計至死而壯志
不灰余讀馬班
二表寧無禱其
魄而奪其氣乎
茅坤曰猛敵句
為下四句之綱
下四句正狀其
不虞之變也讀

之稟然
盧舜治曰上半
截論三代與秦
得天下之難下
半截論漢得天
下之易到末一
總收何芋閔鍵

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也。尺土之階。繇一劍之
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仲則古世相
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
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執焚也。

洪邁評班固表謂十餘年間。譖成強於五霸。閭閻
偏於戎狄。而不推本始。余謂張子房祖擊

始皇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
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禡祖龍之魄
倡群雄之心。開漢室之緒。皆子房一擊之
力也。其關係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
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陳吳楚。沛紛
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樓昉評此表。雖模倣子長。另是一樣家數。

諸侯王表

文武周公

汪道昆曰。此叙
本史記漢興以
來諸侯年表而
成之。叙事而畧
帶議論。大都言
周可為法。秦可
為監。而漢以剖
封之過。削之太
甚。所以有王莽
之篡云。

皆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
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
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
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母俾城壞。
毋獨斯畏。以善人為之藩籬。謂封周公康叔於魯衛
為屏。蔽謂成國諸侯也。大宗以為楨幹。謂王之同姓
也。能和其德則天下安寧。分建宗子則列城堅固。城
不可使墮壞。宗則使單。所以親親賢賢。表功德
獨單。獨墮壞則畏懼斯至。

凌約言曰。周秦
與七氣象一覽
其在目中言。

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

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

日以陵夷。至乎阨隘。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

預克曰周自威烈而後地不大於曹滕民不衆於制言而又介於七雄號關之隅尚綿延祚年八百暴秦以六合為家崑函為宮竟費心於瓦合之成此何以故也蓋處強者利用惠秦唯自負其強而強用之耳故曰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真德秀曰收上二段意

按二等之爵大者王小者侯汪道昆曰余每讀史遷河渠等書見其叙地勢獨詳披閱若畫孟堅此表詳述分封之制亦參錯可喜蓋孟堅欲追踪子長此亦窺見其一斑云

茅坤曰看他後面轉折得好盧舜治曰一篇主意在此數句蓋堅之意蓋以

臺周赧王負責逃於此被竊鉄之言周室衰微雖有鉄鉄無所用之

是謂私竊耳然天下謂之共主強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赦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

位已絕於天下尚枕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

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執勝之地騁徂誑之兵蚕食山

東壹切取勝因於其所習自任私知古訓字姍咲三代盪滅

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凶骨肉本根

之輔外凶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

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執然也武王卜世

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此謂過其歷者也秦自稱始皇子曰二世欲以一迄萬今至子而止

此之謂不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凶秦

及期也

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

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

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渡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

泗以注奄齊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荆吳

北界淮瀕畧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

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

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為

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

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

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

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凶狂狡之憂卒折諸

秦失之不分封漢文以後失之削弱高祖雖矯枉過正平賴以折諸呂之難成大宗之業亦未為失也安危之機豈不以封建哉

汪道昆曰典上大略九國以下相反文執亦相照應

楊維禎曰復提景帝武帝方說入哀平是文章血脉處他人又直接哀平說去便無味加此數語許多春容

本朝短世國統三絕謂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嗣黃震曰王莽一生奸計一一道破仍以王莽傳替參看更無餘說

真德秀曰收拾漢興一段綱領

呂之難成。大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

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

逆。以害身。亡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

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

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

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

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

名。皆凶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

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位左官之律。漢時以右為尊

遷仕諸侯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

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

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執與富室必異。而本朝短世。國

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必所忌

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顯位威福。廟

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誑謀既成。遂據南面之

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

角稽首。奉上璽敕。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

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疆弱之變。明監戒焉。

劉辰翁評余讀孟堅諸侯王表。輒喟然嘆曰。諸侯猶

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舜之

世。狻以漆搏沙。無時而解。非威驅而令。肅

之也。三代之世。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融

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與必有大無道如桀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聞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亦不亡伯世諸侯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狹水之冰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狹以手搏沙拳則合放則散此周秦與漢之大畧也哉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自古帝王之興曷嘗不建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乎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初以沛公

總帥雄俊三年然後西滅秦立漢王之號五年東克

項羽即皇帝位八載而天下迺平始論功而定封訖

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亾

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

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若厲國以

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又佐十八侯之位次高后二年復詔丞相陳平盡差列

侯之功錄第下竟臧諸宗廟副在胥司始未嘗不款

洪邁曰首句提綱下文論漢興及論唐虞三代意思悉諛括在此
按史遷月表首論高祖之興處簡練此表首論高祖之興處詳悉俱各臻其妙者
唐順之曰此篇全是叙事典雅可誦

列侯功籍藏於宗廟副貳之本又在有司

小國舊五百戶
今者至千而其
貨財亦稍富厚
名如戶口之多

予予然獨立貌
言無有獨存者
至於耗盡也保
庸貴功庸也保
可安信也皆貨
作者

唐順之曰以上
次歷代功臣苗
裔與替以下借
杜業所論帝王
盛事以况今之
不然有无限感
慨悲傷意且以
之首二句

按武王入殷未
及下車封黃帝
之後於蓟虞舜
之後於陳

國家非無刑辟
而功臣子孫得
不陷罪而能長
存者思其先人
之功令有嗣續
也

唐順之曰迹漢
功臣以下復摠
括前意而覆論
之

愍諫言為徒隸
可哀愍也死不
能棄故尸流轉
在溝壑中

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故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

歸。戶口亦息。生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

如之。子孫驕逸。忘其先祖之艱難。多陷法禁。隕命法網

國。或云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育子遺。耗矣。周

亦少密焉。故孝宣皇帝愍而錄之。乃開廟臧。覽舊籍。

詔令有司求其子孫。咸出庸保之中。並受復除。或加

以金帛。用章中興之德。降及孝成。復加卹問。稍益衰

微。不絕如綫。線善乎杜業之納說也。曰。晉唐以萬國致

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享共已之治。湯法三聖。堯舜禹

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

繼世。隆名之主。安立古絕字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

成王察牧野之克。殞群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

完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

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至

其沒也。世主嘆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犹不

伐。况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

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

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

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益或絕。失姓

或乏。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歿為

轉屍。以性况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

欣欣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

從尤功言封重者一人也
盧舜治曰此三句是為封功臣之後者画策是一篇主意

義設言虛心則厚德掩息。遼東布章。遼難行也。東古

難行封則得繼絕者少。若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

然此必布聞彰于天下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

為眾。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於是成帝復紹蕭何哀平

之世。增修曹參周勃之屬。得其宜矣。以綴續前記。究

其本末。并序位次。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云。

唐順之評班孟堅三表當典司馬子長分曹而奏

虞舜治評按春秋之義善也。長惡也。短善也。及

子孫惡也。止其身此舜典。罰弗及嗣。賞延

于世之意也。故班孟堅云。夫豈凶刑辟繇

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其庶幾春秋之旨

哉。

劉向條災異封事

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即位。蕭望之周堪

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

事中。患若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

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

而語泄。遂為許史恭顯所譖。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

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昂卷舌。間上感悟。賜望之

爵。閔內侯奉朝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

白皆為中郎。冬地震。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

皆側目。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外親上變事。恭

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

繫獄。坐免。為廢人。望之亦坐。使子上書。恭顯白

茅坤曰。劉向封事。蓋為災異並起。而獻故篇中。多言災異之事。林希元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賈山告漢文。借秦為喻。劉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徵証。欲終不言。念忠

言災異而失常之徵乃為國家失道故也。徵証。欲終不言。念忠

向告漢成亦引周與春秋之事其言周之與衰而証以詩及引春秋所書史異文法皆自左氏來

又曰首段叙款言之意具見臣子迫切至情至死無所恨止二恩言親親之恩兼君臣之義

柯維騏曰入題一篇以和字為骨先露出數个和字作張主王維楨曰自舜至幽厲以後皆舍君子小人意在其中

茅坤曰以下歷言和之事引詩為証凡引諸書者當法此体董份曰道出周室盛時君臣相存氣象迄今狘可想見其忠厚凡兩引詩處尤瑛整可愛

茅坤曰以下歷言不和之事引詩為証

林希元曰詞雖繁雜然各有條理愈讀而愈有

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思未報也惟思也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歿無所恨杼謂引而也臣聞舜命九官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韶舜樂名舉蕭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百獸相率來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

西郊言文王始受命作周也雜選眾賢罔不肅和雜選聚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歆士秉文

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楚釐楚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眾小在位而從和諶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勉强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臯無辜諛口瞽瞍當是之

音教

音教

味其重厚博大
從有漢初氣象

樓昉曰鋪叙有
倫首尾相應又

須要看向所處
是伊地位味其

書詞方知其忠
愛懇惻之意每

他人不同
王維楨曰叙日

月之薄蝕以及
山川之易處霜

露之失時人君
信諛之害誠凜

凜乎可畏特昏
主固衰如克耳

焉耳
何孟春曰前叙

周家之盛則以
以和致和獲天

助也一句結斷
此叙其衰則以

不和一句結斷
按春秋隱公元

年祭伯來左氏
胡氏皆以為私

來朝於魯而以
人臣象無私交

責之但致之穀
梁氏則曰奔也

何孟春曰春秋
災異之徵叙次

有法然亦一部
魯史爛熟胸中

方能如此陳述
蝮蠱蝱皆害苗

之虫蠶午狻雜
皆也

茅坤曰當是時
亂輒應弒君三

十六

時日月薄蝕而無光薄迫也謂被揆迫也其詩曰朔日辛卯日

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

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

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

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哀今之人胡惜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

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

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賢人在下

不肖居上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

故云易位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

奔彘厲王無道下不堪命乃相與畔幽王見殺為犬戎所

攻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垂

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

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

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

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地二地二類也彗星三見夜

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

長狄兄弟三人一之晉五石隕墜六鵙退飛鵙水妨麋有域

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鹹短尾鴉也晝冥晦雨

木冰兩木冰者氣著李奔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茂

八月殺殺大豆謂也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飢

以下歷言春秋

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

師敗績於貿，戎蓋晉敗之也。伐其郊，十三年正月，經

書晉人鄭傷桓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戎執其

使，來聘，戎伐九伯于楚，立以歸，衛侯朔召不往，齊逆

命而助逆，出奔齊，桓天子召而不往也。五大夫爭權

三君更立，莫能正理，公其平公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

立，王子猛子朝，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甲替也。由此觀

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

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

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殽

雜，亂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諛並進，揉和章交公車，

人滿北軍，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

尉，北軍尉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各相違背，更

相諛，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

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

黨，往往群朋，曹輩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

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

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

弟鱗集於朝，鱗集言其相，羽翼陰附者眾，輻湊於前

輻湊，言如車輻，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言諛佞

之，得進則忠賢被，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

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導衰周

柯維騏曰：把前

面和不和兩段

摠收在此，然後

說入時事正文

章大開鑿處

董份曰：昏亂之

世大率邪正雜

操忠諛並進畢

竟諛邪如蠅集

而忠正如晨星

良可恨也，杜陵

詩云：新松恨不

長千尺，惡竹應

須斬萬竿，言君

子之孤難扶植

小人之多難驅

除也，悲夫

方遜志曰：嘗現

呂惠卿表云：九

金聚粹共面，體

魁之形，孤劍埋

光尚負斗牛之

氣，邪人指正人

為邪，往往如此

况群朋陷正乎

每讀封事至此

輒為憤恨

乘權藉勢之人

暗指史許恭頭

輩

凌稚隆曰：日月

無光，數語又是

回頌上文，非閑

漢事

前漢書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林希元曰收拾前意而循詩人之所刺一語更括盡前面許多說話

董份曰劉向封事全是論天人感應之理董仲舒而後此為再觀

黃震曰羅大經云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故洪舜俞詩云陰陽照燮理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為最久任也漢之不及唐宋

者以此論否泰之机亦是大道理處胡時化曰按更生於正邪賢否之辨可謂深切著明而卒不能回孝元之惑不明之君可身言哉

茅贊曰或謂列叔孫於孔子為未聞道不知向特假以以為治乱榮辱之徵耳當會其意不必深辨

柯維騏曰治乱榮辱之端數句直千古名言且東上帝堯成王始皇甚有步驟

之軌迤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循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稠多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也紛乱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諛邪並進也諛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譖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諛邪進則眾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

雪庶庶見睨聿消與易同義管者蘇共工驩堯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也迭互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叔孫也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兩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

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

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

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

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

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

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

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

總收疊下三句
甚精采有法
唐順之曰唐子
西以黨禍謫羅
浮作詩云鶴歸
遼海悲人世猿
入巴山叫月明
惟有虫沙今好
在往來休傍水
边行按抱朴子
云周穆王南征
一軍皆化君子
化為猿鶴小人
化為虫沙詩意
言君子或死或
貶唯小人得志
深畏其舍沙射
人影也其愠于
群小之謂乎
林希元曰引孔
門師弟似不切

位。歷年而不去。二府丞相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
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
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詆毀流言
飛文。譁於民間。詳謹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
人成群。誠足恤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
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
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
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
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
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
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交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

然古人文字多
此類

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
忽然而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
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
四放謂誅而孔子有兩觀之誅。以正卯姦人之雄孔

茅瓚曰至此言
佞邪每資臣並
進欲以傾移主
上不可不誅故
以四放之罰兩
觀之誅啟之
又曰從前許多
說話至此始明
目張膽道出此
數語然尚未敢
指斥其人也乃
知朱雲請劍之
幸其氣焰卓然
在千古之上
茅坤曰收盡前
面許多話頭一
氣說下無纖毫
滲漏漢人文字
多是如此而此

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
四放謂誅而孔子有兩觀之誅。以正卯姦人之雄孔
兩觀謂闕也。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
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迹察謂尋其覽
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
魯之所消。以為戒。謂思其本也原考祥應之福。省災
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揆度也放遠佞邪之黨。壞散
險詖之聚。險言杜閉群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杜塞
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

前漢書平林

篇筆氣尤雄
師古曰舊解云
肺附猶言腑相
附著猶言心齊
也一說肺謂斫
木之肺札也自
言於帝室僕肺
札附于大材木
也

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
肺附謂肺腑相附
著猶言心齊也
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
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也。由不直宣
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胡寅評世之議者以屈原刘向相比皆同姓之臣

忠言著於當時文采表于后世未易斷其
優劣以愚見之向蓋優於原也向歷事三
帝前經恭顯壇權後值王鳳專國殺戮忠
諫之時上則正言說刺懇之納忠下則官
雖不迂禍亦不及豈非德行有孚周身無
闕邪原則褊介倖直揭之然衆邪之中既

許君心又取衆疾昧不可則止之道怨刺
強聒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離騷
之作誠曰妙材向所擬效固不能及然篤
論是與華藻者乎質幹者乎

真德秀評更生於正邪賢否之辨一篇之中反復數

四可謂深切乃卒不能開孝元之惑不明
之君可與言哉恭顯自宣帝時筦樞機至
元帝立遂大用事陷蕭望之于獄殺之更
生此對元帝之六年也是年堪猛黜賈捐
之歎又數年猛自殺其後京房嘗一言之
亦歿終元帝世敢言恭顯者惟更生房二
人而更生忠懇惓惓又非房匹侔如貢禹
匡衡稱號大儒曾微一言敢及之者故皆

致位三公而更生其心廢錮不肯少詘精忠峻節千載之下猶高仰之彼貢禹輩視之真可媿死

陳仁子評人各以類交小人之交多固君子之交多離甚矣主之者難也易之泰陰居君位者也易之否陽居君位者也而泰否反不同何也處泰之時君子之交皆合雖六五陰柔之君亦足以集事處否之時小人之交方合非九五陽明之君不足以休否劉向以杜群枉開眾正勉元帝是欲合其交也而帝非其主也帝性陰柔乏陽剛知恭顯之邪不能退知堪更生之賢不能用蓋或可以處泰而未可以休否也

劉向諫起昌陵疏

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書奏上甚感向言不能從其計

唐順之曰論山陵乃以此起議論自是奇偉

茅坤曰西京第一書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盡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王者象天地人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伊以勸勉益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晉高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

林希元曰用堯舜禹湯發明前賢聖之君典孔子論詩詩意又用高祖定都一事發明前富

貴無常意論山陵而先及此者所以開悟人主使知厚葬之無益也
穆文熙曰用漢文帝事漸入題羅大經曰漢文帝以七月已亥崩乙巳葬終七日耳與窆人之家欽手足形還窆者何異是帝又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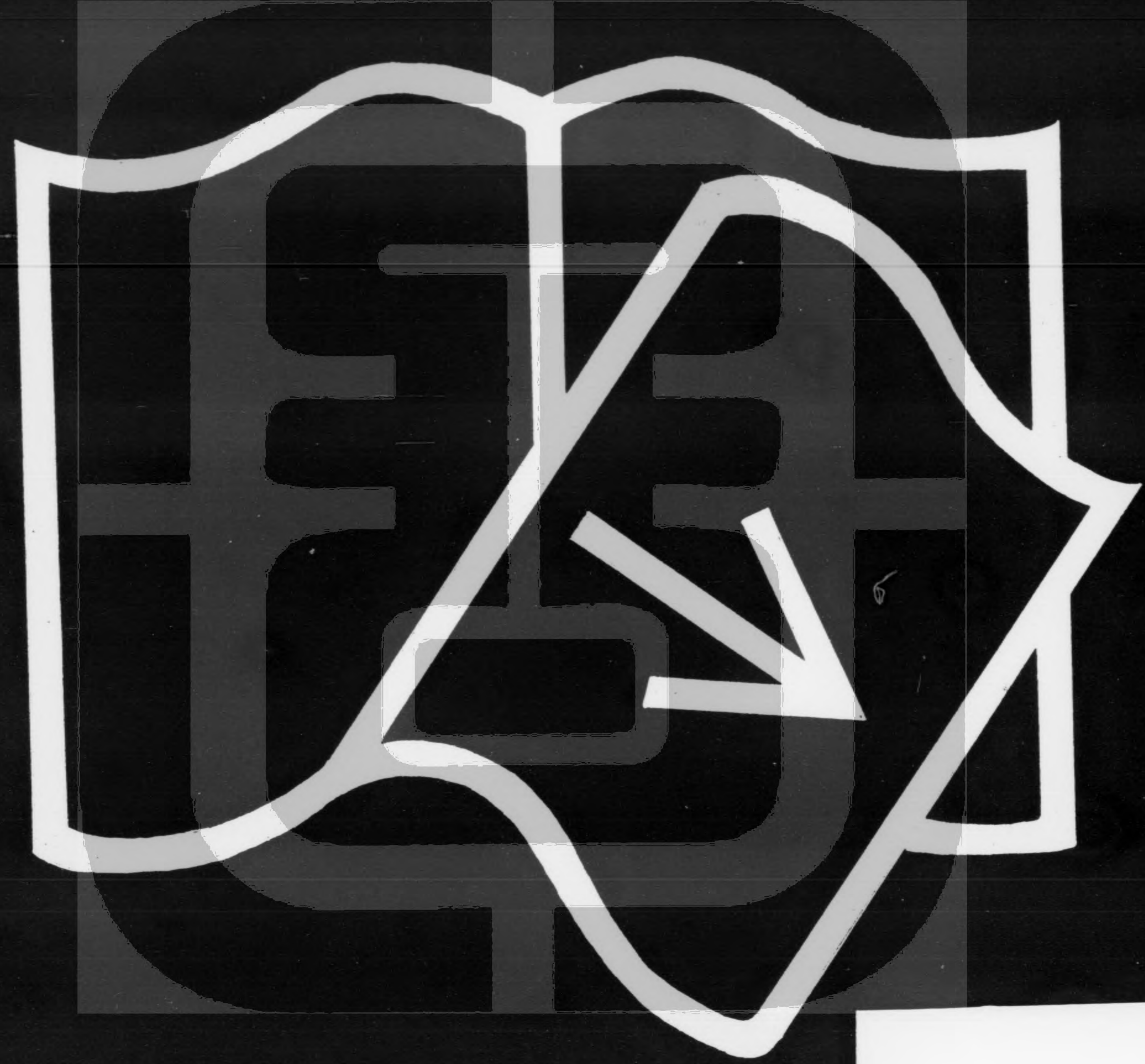
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也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廁側近水也霸陵山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意悽愴悲懷願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壘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

無葬處者言不封不樹後人草知其所葬之處也

茅坤曰此段收拾上面意

羅大經曰夫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故孔子識墓之疾行古之道也

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列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立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可不識也東西南北言周游行道不為四尺墳遇得專任本邦故墓須表識兩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揜坎其高可隱



原件短缺

P22

茅坤曰此又收拾上段

凌稚隆曰自孝文至此歷指古之聖帝明王賢臣孝子薄葬之得以為法

此言吳厚葬之害

此言秦人厚葬之害

此專言始皇厚葬之害

應

又曰上反言下正言
林希元曰一篇文字述之接引許多典故末只以此數句收拾結果所謂片言有萬斤之勢真宗匠手段
唐順之曰步有鎖文字

謂人立而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鬼氣則無不之

也。夫嬴博太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注觀曰。

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

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

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

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煠。亦言薄葬之義。皆

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

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嚴襄者謂莊襄始皇父。皆大

作丘隴。歿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

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

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

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頌

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立隴。說愚夫之目。隆一

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亾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

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

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鄆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

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

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

以息眾庶。撫謂規度。墓地也。

劉勰評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

陳仁子評劉向悽悽。不忘君故事。事不忘諫。獨於事

大者不從事。小者又不能即從。何也。傳曰

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此事君法也向於恭顯用事則言恭顯趙
后專嬖則言趙后王氏竊權則又言王氏
益小弁親親之義當時皆掣肘牽愛而不
之行至若昌陵一役疲民大甚可以專自
斷制者向言之而一不之行迨群臣皆曰
不便而始詔曰罷之向亦未嘗有他志噫
家國之念深而其辞苦君臣之義大而其
情安始不忌而終不怨忠矣哉

林希元評諫厚葬首言國家無常存之理意易世之
後終不能保以見其無益也用意深遠矣
中言古今聖帝明王賢臣智士薄葬之得
以為勸言吳秦昏王暴君厚葬之害以為
戒其言必旁喻遠引所以乎化人主使浸
注滋潤入其言而不覺也可謂善於立言
善於告君矣人臣進言於君當以為法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成帝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寢甚向獨謂陳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未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悉事三主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嘆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

者也。晉有六卿。六卿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

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

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

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

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

李廷機曰篇首大臣操權柄二句是一篇封事綱領

凌約言曰上言春秋猶是遠者此引先秦漢初為喻則事益近而情益切矣

穆文熙曰借穰侯諸呂二外戚以起王氏即殷鑒不遠之意閔如霖曰前言賴寤范睢之言

而秦復存此言賴絳侯朱虛侯然後劉氏復安蓋謂成帝上當賴向之言而後劉氏長安不失杜稷也此二語最著意

凌約言曰今王氏以下總入本題曲尽王氏所以篡漢之故詞極激切楊萬里曰新室之撥漢鼎人皆歸罪於成帝以究借王氏而階此既吾固以王莽之篡非成帝之罪實高祖致之也嘗觀班固外戚傳見高祖

前漢年實平木

立連年適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

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

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佐威作福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

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皆昭王母之弟也穰侯魏冉也

涇陽葉陽皆其弟也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

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睢之言而秦復

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

夷之禍秦二世齋於望夷之宮闕樂以兵殺之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

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

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席從也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

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

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

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

左右魚鱗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

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

寄託也內為汙私之行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

為威重東宮太后所居也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

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說者

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

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

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益主以疑上心避諱呂

之封諸呂為列侯。吾固知其必
有莽也。夫外戚者常因女宠而
盜主權。尤不可不防。高祖之子
呂氏。恩之可也。厚賜之。可也。豈
可無故假之以
列侯之重柄哉。
方高祖之目一
睨而產祿已攘
臂瞰其室中原
之鹿。幾為呂氏
羹此其患豈極
成帝時然後見
也。自是子孫世
被其毒。是故薄
氏之於孝文。上
官之於孝昭。霍
禹之於孝宣。積
至成帝之時。外

戚之勢日炎而不可撲。日漲而不可隄。王氏之一日五侯。黃霸。四塞。朱輪。華轂。二十餘人。此其勢不得不然者。亦何怪哉。然則外戚之禍。拱把於成帝而萌。垂於高祖。癰疽於王氏而疴。瘵於呂氏。豈可專罪成帝邪。
凌約言曰。孝宣以下。是所以全安王氏之策。此策不特為漢忠謀。雖為王氏忠謀者。亦無以喻于向矣。

霍而弗肯稱。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借擅誅。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磐互。磐結而交互也。雖周皇

曆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皇甫周卿士也。

周后罷之。故處於盛位。權黨於朝。武安侯田蚡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當微。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冠石。自立川下有石。故曰冠石也。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

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太

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

繫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社移於

外戚。降為阜隸。阜隸。卑賤之人也。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

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

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

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

而納信。援引也。謂升引而附近之也。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

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

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

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

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

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

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

前漢書平水

上

卷

十一

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父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林希元評此與前篇所言意同。然前篇尚隱而未露。

至此則盡露矣。其言憤激切當。讀之可為

酸鼻者。使王氏能因其言而改其失。豈有

后日。漢宗之禍。漢成如禍。而不知避卒自

取敗。亡尤為可恨。然則知更生者。劉氏王

氏之忠臣也。

唐順之評此等文字為忠誠第一。

又評向諸疏皆善叙事。

劉歆秘讓太常博士書

歆字子駿。向之子。父子俱好古。博見。疆志。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其詳。畧不同。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及歆親近。歆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之。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

管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

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

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

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

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

唐順之曰。先叙後辨。樓昉曰。辨難攻。擊之。跡峻。潔有力。

林希元曰。孔子憂道以下。叙六

經所由作。及夫

子沒以下。叙經

術所由廢。茅坤曰。首以道字起。議論便壓。

服詞場以古為是者則罪之故曰行是古之罪

林希元曰至孝文皇帝以下叙經術自此興起及魯共王以下叙經之所以稍完

凌稚隆曰方蕪說春秋

按魯共王乃景帝子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鍾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李廷機曰此篇大意只論秦漢經術不明之失并責太常目仍殘弊之非詞誤而義正

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馱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察缺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萌芽言若草木之初生也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

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雖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款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二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迺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三事謂左氏春秋古文尚書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脫簡遺間編謂舊編爛絕就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更次之前後錯亂也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

林希元曰往者
以下叙往時經
殘之弊今聖上
以下責當時士
君子

陳仁子曰善論
經者求聖人之
心故公而通不
善論者尊師門
之學故私而專

夫三傳俱明春
秋也黨左氏者
以左氏為大官
厨公羊為賣餅

家尊公羊者以
公羊為墨守以
左穀為膏盲察

疾善公羊者以
左氏解義背經
屬綴不倫非一

人所為右穀梁
者以為文清義

約多所發明非
二子所及不以
公而以私不以

通而以專劉歆
曰黨同門妙道

真信口說背傳
記其病在此皆

未知春秋之趣
也

李廷机曰先帝
句應上孝成皇

帝以下今上句
應上今聖上德

通神明以下
茅坤曰礼失求

之野與過而廢
之寧過而立之

二句議論卓尔
不群得前人遺

意

者之所憺閱士君子之所嗟痛也。注者綴學之士不

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

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

非注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

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

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

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為書為備。當時學者

有二。十八篇不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

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六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

昭其情。犹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

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

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者。冀得與立之也。今

則不熒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

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

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

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

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

乎。注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

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

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

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

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

林希元曰若又專已以下復申責之作結

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黨同師之也真遠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劉勰評劉歆之於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

真德秀評按此書則漢於六經殘缺之餘收拾補完

其功益不少也

林希元評所叙經術廢典完缺之端歷歷可見文字

典實峻潔無一句浮辭冗語三復誦玩方

見趣味益治儒守經之士筆作自別不可

以文人詞客視之也

薄昭予淮南厲王書

淮南厲王高帝少子孝文即位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三年入朝甚橫常謂上大兄怨辟陽侯自喪金椎殺之文帝赦之厲王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王得書不說六年以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廢歿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

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

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不欲使錯大王

不肯皇帝卒易之卒終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

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權而

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

柯維騏曰此書與鄧陽諫吳王書實融讓隗囂書詞俱痛切最後為淮南画策一段尤有深意卒不能及其听者利令智昏故耳

李東陽曰連用數個甚厚字是奉文帝待淮南

前漢書卷之六十一

之厚正以甚淮
南背漢之罪也
故以甚過二字
應之

閱如霖曰此後
只翻守冢真定
一事深明其不
可蓋此一事乃
厲王膏肓之疾

也僭端見矣
李東陽曰此復
明高皇帝之厚
德且倫述高帝

艱難危苦之狀
以聳動之真淮
南萬一之或悟
狃得以及畔而
為忠也昭此疏
可謂愷到

厚字
柯維騏曰此更
端以八事罪之
俱是刺其守冢
真定之非特幸

臣有罪一事是
伴說筆勢何等
快宕不羈
李廷机曰文字
有鋒銚

李廷机曰歷引
古事最為得休

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
二千石皇帝飢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也大王

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真定屬謂委棄也皇帝不許使大王
亡失南面之尊甚厚太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
稱皇帝之厚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

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
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
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

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
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
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

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
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
兄無禮謂請守冢自為名節而表異行用自矜高於兄幸臣有罪大者立

斷小者肉刑不仁也斷斬賢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
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
跡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

危亡之跡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
之手明矣替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
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

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項王高帝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高帝奪其國退為命
侯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

茅坤曰宜急改
操易行六字最
緊要急字與下
文疾行字應
李東陽曰至此
為淮南画自全
之策甚當昭之
思上熟矣得此
一段便增一篇
許多光采此文
家醒眼處也

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
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太上天宜急改操
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
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
辜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
弟歡欣於上群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
安願詭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發矢言
速也

崩伍江息夫傳贊

汪道昆曰利口
覆邦家句一篇
斷案

贊曰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崩通一說而喪三儁其
得烹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

文字須識他文
法錯綜處如此
贊不叙荆伍與
江息夫並却叙
江息夫與下數
子並是孟堅弄
巧手段

詐讐讐讀曰售謂被初忠于漢而不能誅夷不亦宜
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小雅青蠅之春秋以來禍敗

舒芬曰插入詩
書二句就賈華
腹且文執亦紆

多矣管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卻而晉厲殺樂

徐

誅卻至于厲公公信之而滅豎牛奔仲叔孫卒牛誅

李廷稅曰歷叙
利口之既文勢
層疊句法蒼健

孫怒而逐之奔齊即昭伯毀季平

謂春申君進妾于王後園
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

費忌納女楚建走楚平王為太子建娶

之

宰嚭諧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春申君使妹

謂春申君進妾于王後園
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

上官訴屈懷王執屈平忠

謂春申君進妾于王後園
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

王執屈平忠

謂春申君進妾于王後園
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

王執屈平忠

謂春申君進妾于王後園
害春申君之寵乃刺殺之

王執屈平忠

李夢陽曰以上借客形主
即室曰江克以誣盡殺戾太子而卒以誣盡受誅息夫躬以祝誣誣東平王而卒坐祝誣以死時謂天道不好還

為上官子蘭所譖見放逐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
後秦昭誘懷王執以歸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
盟宋痤死伊戾為太子傳無寵欲敗太子言與楚客
誣盡殺戾太子而卒以誣盡受誅息夫躬以祝誣誣東平王而卒坐祝誣以死時謂天道不好還

江充造盡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太
繇踈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鄒守益評此贊辭簡事悉曲盡利口覆敗之迹人君
讀此自當知所警惧

王世貞評文可百餘字而援引詩書詳核故寔且紆

餘典則大不類漢人語是孟堅贊中第一

文字

賈誼陳政事疏

誼為長沙王太傅後歲餘文帝思誼微之至拜
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
傳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
制度疏濶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
皆以為為逆誅又有告丞相周勃反逮繫長安
獄治卒止事故誼以此訊上上深納其言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

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言不

條記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進言者謂陳說

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是實謂治安則

不爾而假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

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厝置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

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

楊時曰漢之儒者若賈誼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
張拭曰賈誼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
陳潛室曰誼然有疎密太過處惟文帝受盡言

史臣謂誼之言亦畧施行文帝為無助

樓昉曰本末宏論雖未免純駁之雜然自董仲舒以前未有言及此者文氣筆力當為西漢第一

馮有翼曰文帝恭儉之君然不能不耽於射獵故賈山言之誼亦言之

又曰諸侯匈奴百姓寺句皆一舍後面事樓昉曰歷以至孝至仁至明款

之亦人臣進規之體詞氣甚流動

真德秀曰懇切至此亦人臣所難言致此非難此字指上三者

治安策序止此

此段論諸侯王僭擬過制可為痛哭者

茅坤曰然而以下摠入情事之前漢書賈平木

亂非甚有紀也紀理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

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

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鍾鼓之樂

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執道兵革不動道

言遵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方鄉風百姓素朴欲

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

生為明帝死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

而宗有德使頌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

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

孝也弟妻子也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

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也雖有愚幼

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

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

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生

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

為陛下計以易此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

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

親弟謀為東帝

吳居西約齊北王今吳又見告矣

反欲擊取味陽也

子春秋鼎盛也

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

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

於此倍然而天下少安

十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十五

契紫處

按司馬遷曰淮南衡山謀為畔逆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獸王過也亦其倍薄臣下漸靡使然也讀此言則賈誼所云數年之後彼自丞尉尉以上偏置私人者豈非以私人為之崇抑茅坤曰以下歷數四事反覆設難諷文帝以有為揚慎曰天子而擬以諸侯後世豈敢有如此者然漢去古未遠

故人臣無忘諱如此唐順之曰馳波濤之辯又曰文字妙處全在此等冷語馮叔吉曰按誼歷叙數事直以帝為不能非孝文或德孰能容之

沈津曰非親角材言無材以服其心應上高祖與諸公併起數句非身封王言無息以結其心應上高祖割膏腴之地數句茅坤曰又摠入一步設難

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割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日中不昃。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其頭而到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

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及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塵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尚。可。託。言。

唐順之曰誼以文帝于疏者侯可諉復言其親者蓋親者亦恃強為亂明信寺不以疏也攻擊辨難令人無逃避處看來果有少年英銳之氣柯維騏曰論矣王偕擬之志真洞見肺腑想天下大勢已臻然在誼胸中惜不假以便宜看他當作何狀董份曰後來七國之變果是如此柯維騏曰異日晁錯欲節制七國卒殺其軀適

信越等以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弟自以為天子為昆弟而不論君臣之義慮凶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黃屋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不謂不修法制也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也致至也園視而起園睛正視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適啟其口七首已陷其

符賈誼之言季廷机曰摠收上文親疎二段異姓指韓彭陳南濟北言

馮叔吉曰誼前言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無以異秦之季世今乃勸帝舍芒刃而用斤斧何以自相戾耶按斧斤即害地定制之說非謂墮骨肉而抗劉之也看下文自見

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領理也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強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謂改其法也同姓襲是跡而動既齊徵矣徵證也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坦屠牛者之名也孔子時人而芒刃不頓者芒刃謂刃之所排也孔子時人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解支也至於醜解之所非斤則斧解股骨也言其骨大故須斤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醜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二國皆反誅何不施之仁恩執不可故也臣竊跡前事前

洪容齋論文
貴於達繁典簡
各有當也如禮
記檀弓石駘仲
章連用四沐浴
佩玉字杜子美
杜鵑行連用五
杜鵑字若用省
文法似可裁減
然只如此亦樸
瞻有古意此疏
連用則又反三
字亦樸瞻可喜

茅坤曰極古今
之論
馮有翼曰自樹
國固又相疑之
孰來許多議論
皆是莫若衆建
諸侯而少其力
一句意以上但

未明言此方說
出耳至天下咸
知陛下之明之
庶之仁之義回
段是欲以衆建
諸侯之效

汪道昆曰割地
定制以下乃是
為之處置正衆
律諸侯意
茅瓚曰定宗室
一段乃天下之
善謀使文帝早
用其說安有七
國之變誠若是
處之則誼所謂
斤斧者亦不必
施矣至武帝始
用主父偃策令
諸侯得推恩子
弟分地侯王而

前漢書平木

事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强則最先反韓信

倚胡則又反倚依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

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

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

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令語反樊鄴絳

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凶可也令信越之倫列

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

已歆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歆臣子之

勿直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歆天下之治安莫若衆

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凶和心

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

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

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

楚各為若干國若干豫設數也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

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

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

孫生者舉使君之須待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

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

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

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

入於漢故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

所利焉償者謂所正列侯疆界有誠以定治而已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

後諸侯王之禍
惇然其弊至於
削弱已甚無以
制外戚之變此
矯枉過直者之
罪非誼之策失
也

按史遷論七國
事而斷之曰以
諸侯太盛而錯
為之不以漸也
及王父偃言之
而諸侯以弱卒
以安余謂偃衰
誼之策者也特
偃遇而誼不遇
耳

王維楨曰病踵
踈矣之喻揆是
甚言其失今不
治必為難除之
患且令親者有

不均之嘆
揚鐵崖曰賈生
治安策其為文
帝規畫治躰高
謀深遠大拓害
陳而利以見

此篇論可為流
涕者二一言事
重倒置
二言玩細娛不
為大患

樓昉曰此病漢
賂夷之失中言
醫能治之隱然
寓自任意
董份曰篇中不
無過激然陳其
失策處如手足

倒懸病辟病痲
之喻俟有意見

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
竒開章之計不萌。柴竒開章皆與淮
南王謀反者也細民鄉善。大臣

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
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言天下不安雖赤子遺腹
在位猶不危也植遺腹

下誰憚。而又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腫足一脛
曰瘡一脛

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昼不可屈信。一二
指搐。身慮亾聊。搐謂動而痛
也聊賴也失今不治。必為錮疾。錮疾

後雖胥扁鵲不能為已。扁鵲良醫
也為治也病非徒瘡也。
又苦踈。鑿古疾字
脚掌曰蹠疾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

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
子也。親者或亾分地以安天下。廣立藩屏則天下
安故曰以安天下疏

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
鑿。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
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嫗嫗侵掠。至不敬

也。為天下患。至亾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
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徵召也令號令也操
謂主上之所操持也天下

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頽居下。倒懸如此。
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懸而已。又類辟且

病痲。音肥
病痲不能行
也痲瘋病也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

末復訊其翫射
獵之娛而不啻
大患正以歲帝
之喜獵也
林希元曰此數
句狀邊郡士民
之苦意切至而
詞慘悽
曰為戒人諸侯
曰困於一縣之
眾曰直數百里
外威令不伸皆
激怒文帝之詞

按新書以主匈
奴之下陳三表
五餌而史削之
謂愛人之狀好
人之技仁道也
信為大操常羨
也愛好有實已
諾可期十死一

生彼將一至此
三表也賜之服
乘壞其目賜之
珍味壞其口賜
之女樂壞其耳
賜之倉庫奴婢
壞其腹於來降
者召幸之親酌
而手食之壞其
心此五餌也

此篇一言服用
奢僭二言倍吏
不知大躰經制
不定
唐順之曰只奉
兩極小事而夙
倍之極奢極靡
盡見
何孟春曰古者
以奉三句揔束
上二段意言奢

前漢書卷之六

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長爵高爵也雖受
冠不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五尺謂小兒也言無
除逸豫也五尺以上不輕得息五尺謂小兒也言無
斤候望烽燧不得臥邊方備胡冠作高上櫓櫓上作
中常低之有冠即火燃率之以相告曰烽燧夜則舉薪
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薪
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
不使醫者詛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伊忍以帝皇之
號為戒人諸侯執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言長
患將何所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具甚矣
窮極也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
之具治安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
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
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

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說奄人也漢使送
肯行疆之因以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獸
漢事告匈奴也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獸
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
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
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

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如牙條以作履
織成以為要襪內之閑中婢閹奴是古天子后服所
及標領者也入廟則服之宴處而庶人得以衣
以廟而不宴者也則不著蓋貴之也
婢妾白殺之表薄統之裏縵以偏諸縵著之也
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

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得其節今庶人
前漢書卷之六

僭之極天下財力必盡又曰用且字一轉又按上意而申言之就文帝所自為節儉處洗發

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屈謂財力盡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綈厚也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止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止饒胡可得也饒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止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言待時而發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此言天下安不可搖動夫俗至大不敬也至止等也至冒上也等尊卑之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謂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

馮有翼曰借父數句說盡薄俗

茅坤曰描寫秦倍薄惡情狀迄今讀之徒令人惻然矧目擊時事者乎又曰讀誼此疏真令人有維風起弊之思

王慎中曰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一句亦甚有味以下曰日甚曰今其甚者曰七行義之尤至又見益甚於秦以刺時事

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俗父耨鉏慮有德色耨田器也言以耨及鉏借與其父而母取箕箒立而評語評責讓也抱哺其子與公併侶哺飲也言婦抱子而哺之乃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止幾耳慈愛其子而貪嗜財利無幾言不多也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蹙謂拔而取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揆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大賢謂禹也德從天下謂禹也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止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

何氏卷下實平本

茅坤曰上言商君遺禮義棄仁息此言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借秦形漢詞甚激切陳沂曰今其甚者正申日甚之意兩甚字相顧

樓昉曰按此時張蒼為丞相蒼故秦吏故所知止此

以下正論禮義廉耻不可不定復引管子之言以伸已意矯上文指廉弃耻者之失

馮有翼曰或謂誼推尊管子見其李之不粹是誠切於治体者孟子為取陽貨之言况管子乎或又以柳子二維之說病管子是又不然禮義其鏡言所包者廣廉耻其專言所指者切亦狹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忠信豈在仁義之外

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非耳。慮非頌行也。言其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之中非頌行之善惡。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剽謂割取之也。寢謂陵上之寢。奪兩廟之器。奪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

也。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白晝白日。剽劫也。矯偽者

出幾十萬石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賦六百餘萬錢。

乘傳而行郡國。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歛。此其數甚多。又詐乘傳而行郡國也。

其凶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

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

恬安也。言大臣徒以簿書期會為急。至於風俗大故。則安然不以為意。慮不動於耳目。

以是為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

非倍吏之所能為也。倍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刀所

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

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

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

則僵。不修則壞。植建也。僵偃也。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

四維不張。國乃滅。使管子愚人。則可。管子而少

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

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

而社稷為虛。墟。同。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

疑惑。豈如今定經制。經常也。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

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

疑惑。衆信其為忠信也。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

和

此三大息

此篇言訓儲之道甚詳而悉是抱國家根本之慮者

汪道昆曰首率夏殷周秦享國修短之殊作一提案

瞿景淳曰何字故字自相呼應以下正詳論其故

三慎中曰古之王者一段想是古先聖賢流傳之語賈誼述之

如樂記然故程朱取之古今治亂皆判于此

茅坤曰教太子一節此則賈生鑒秦二世之患而所請尤三代以來首議

何孟春曰句法雖淺孟子未却亦变化得好

黃震曰篇中所論三代輔翼之具如廟闕拜趨

後慎其選起居服食示其別東

矣。執持而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凶維楫。以維所。船楫所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

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

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

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

固舉以禮也。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

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

赤子而教固已行矣。管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

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

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

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謂

安居。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

習之。遂衣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

孝弟博聞。有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

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

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

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

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

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

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也。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色

前漢書平木 上 卷 四三

西南北倫其李
皆有關係世教
者為後來論訓
儲者之宗

茅坤曰引李礼
一段亦是上行
下效的大道理

樓昉曰曰廼生
曰少長曰既冠
見得頃刻不離
離教

何孟春曰按此
乃古礼然亦見
賈生才識高遠
方有此等議論
柯維騏曰明有
敬明有孝明有
度明有仁謙論
循之有古風而
詞采亦翻之乎
動人

汪道昆曰此句
結上三代案方
轉說入秦事具
字兼上廼生之
教少長之教既
列之教
林希元曰五也
字相次文法
董份曰論秦事

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學禮曰帝入東

學。上親而賢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帝入南學。上

齒而賢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

而賢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賢而

尊爵。則賢賤有等而下不逾矣。諭謂帝入太學。承師

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

則法也。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

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輯和及太子既冠成人。免

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進善

言者立。誹謗之木。誹惡事者。敢諫之鼓。欲顯諫者。瞽

史。誦詩。工。誦箴。諫。工。習樂。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

智長。故切而不媿。每被切磋故無大化與心成。故中

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

也。朝日以朝夕月以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

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步中采齊。采齊

也。名趣中肆夏。肆夏亦樂詩名凡言中所以明有度也。

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

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

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賢

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訐謂面相固非賢禮義也。所

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

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

皆刺骨之談且曰豈惟胡夷之性惡云云自是確論

按景帝為太子時以博局提殺吳太子賢實基

異昔之既故誼胡夷以誠取為深切

瞿景淳曰摠收論三代與秦所以異處典上其故可知句應董份曰天下之舍等語真名世之言

真德秀曰誼欲選左右開以道術智誼之指而文帝乃使晁錯

以術數教太子帝號能受諫者而於此失之可嘆已

此四大息

此篇論當審定取舍而証之以啟周秦事皆萬古不磨之見董份曰先提禮法四句以下言先王雖禮法並用畢竟禮是箇好物事能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非法所能及也至不自知也止茅坤曰使民不

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也。豈惟胡夷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

已事已然而不能後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往之事。然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

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告諭曉夫心未

濫而先諭教則仁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

而同聲者。故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言其人之行不則教習

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此時務也。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顧猶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賢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小也。使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自知正是禮之所為難知處又曰為人主計以下言當舍刑罰而取禮義曰本殷周秦事以申明之何孟春曰此等文字一筆寫來不假安排布置如蛛絲馬跡牽聯不斷茅坤曰此言當謹之於微禮義刑罰德教法令等字正申明上禮法二字意

柯維騏曰又生一翻謔論意思深不竭董份曰置罪之喻賈生猷得其解又曰湯武置於仁義禮樂而安秦王置於法令刑罰而危以此論周秦無絲毫差作且於置罪之說甚妥李東陽曰到此復叮寧教語教人主以听言之準詞意儼則此五太息

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謂所擇用也。舍謂所棄也。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極中始生也。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驅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

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裕饒也。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澤。一脊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陸九級

此篇論優禮大臣為六大息

林希元曰詛所言皆三代秦漢之事先王與故可以驟見直有補於治道先儒謂通達國體信矣者其詞氣多不費力蓋其時去古未遠其文辭與蘇秦蔡澤游說之語相仿佛要不可以書生操觚繳文論也

董份曰此二句結上生下是文章大關鍵處今自以下至頓辱之執是說為主上豫遠不敬應前
何良俊曰三乎字疊下句法洒然意亦切至

凌約言曰矣字也字之字粧點有法
林希元曰此亦有激之言未盡

上廉遠地則堂高側隅也庶陛也級等也庶陛也級等也庶陛也級等也庶陛也級等也

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

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

小吏官師官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

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

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庶恥

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罪字

不及大夫以其雖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

楚其芻者有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見君之几杖則

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罷臣雖或奔

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

上豫遠不敬也遠離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體貌

謂加禮容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

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子呼諸侯長

父異姓則曰伯舅而今與眾庶同黥劓答僇棄市之法然

則堂不無迺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迫迫天庶恥不

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胥徒隸無恥之心乎夫

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決罪曰當閹樂殺二

制無忌上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

加於枕冠雖敝不以宜履宜履中夫嘗已在貴罷之

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

善李塗曰賈生政事疏是論天下有間架底此篇於大体尤說得十分痛快足為周魏洩憤王維楨曰賈子以少年英銳之才故其論事亦矯不受羈紲如死即死耳賤人安得如此之句千載後侯齊有生氣豫讓以下至厲冤臣之節也是說躰貌大臣而厲其節應前

林希元曰此即犬馬寇讎之遺意董份曰按誼此論特假此以警悟人主令其優禮臣容耳實則非純臣盛節也不可以訓

田藝衡曰此篇只是刑不至大夫一句意古者大臣以下乃復奉此意而申明之有許多轉折許多波瀾李東陽曰按此亦誼之臆見然亦可想見古忠

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縶之縶長繩輸之司冠編之徒官司冠主刑罰之司冠小吏官編次列也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賢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敬衆庶之所嘗寵歿而歿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寡面吞炭。寡面所以易貌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太

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也。恥音歇其詬也。節集詬謂無志分也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集。逝注主上胥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胥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胥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俾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粹純也言其俱也。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屬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胥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簠簋所以盛飯也坐汗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汗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

亦可想見古忠

厚之遺 真德秀曰誼之 削皆非全文大 抵書疏之載於 史者多如是大 臣入獄景帝時 周亞夫受刑斬 錯武帝初竇嬰 亦下獄弃市非 自甯成始也大 臣有罪自殺固 免束縛榜笞之 辱然其弊大臣 遭誣不敢自愬 而氓默以死故 仲長統曰賈誼 感絳侯之困辱 開引自裁之端 自此以來遂以 成倍繼世之主 生而見之習以

官不職罷廢事也故責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 正以諄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 之域者可問也聞譴呵則白冠冠喪服也盤 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請室請罪之室水治之也 加劍當以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 而自弛弛廢也自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而親加刀 鋸其脊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殺謂自 上不使梓抑而刑之也梓持頭髮也曰子大夫自齊過 耳子美號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喜好喜 志氣也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嬰加也上設廉恥禮 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

為常曾不知悟 於乎悲夫然則 誼所陳特漢法 耳三代必不然 也 董份曰此歷叙 禮遇臣下之效 文法疊下錯落 可誦 按左傳晏子之 言曰君為社稷 死則死之為社 稷亡則亡之若 為已死而為已 亡非其私暱誰 敢任之賈誼此 段亦祖此法 連用四故字文 法

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唯為主耳國耳 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 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 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 曰聖人育金城者比物比志也言聖人厲此節行以 德戮力同心國家 安固若金城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 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彼也故吾得與 之皆安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御之 權可以寄六尺之孤不御言念主忘身憂國忘家如 此厲庶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仰喪焉所喪謂無 此之不為而願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蘇軾評此憂治世危明主也

呂祖謙評誼之所論大抵以事迹之可見者為先后緩急之次至於引君當道者則歇闕焉太史公曰賈誼晁錯明申商熟味此疏藹然有洙泗典刑未見為申商者讀至諸侯王皆衆體解等數語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此

唐仲友評治安策不為文帝當時說為文帝後世慮又評治安策不目前席不敢陳

楊鐵崖評賈生治安策凡五千七百有餘言讀之壘壘惟恐其語終不知其煩也其先後輕重成敗得失有本有末至切至著方之後日晁董諸子言非事情迂而少迫也煩而寡要也豈不為西京策臣之冠乎其文氣筆力吾未暇論歌惜文帝有臣如誼而出在梁豈天未歆禮樂治漢天下邪

唐順之評觀漢此文則迥出左傳國語不類矣

又評此篇文凡七節而起結變化節々不同

王世貞評賈太傳有經國之才言々著龜也其辭覈而關鍵有致

王世貞評... 又謂其... 漢書卷之五十一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為梁王後徙代王武為淮陽王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子誼上疏文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代為梁王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世也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立

也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謂黑子今所遠是

以餌大國耳餌謂為其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

奇凌稚隆曰起便何孟春曰高帝造漢至文帝甫二傳而有漢法不得行之語非賈生不能為此言非文帝亦不敢以此言進凌稚隆曰代北邊數語古來少有此識見就有此識見未及能寫之筆下明白

前漢書卷之五十一

平本

上卷

痛快如此
柯維騏曰人主
之行異布衣數
句真名言

茅坤曰引高帝
立諸子事欲說
入勸立後意

唐順之曰又一
段抽出淮南正
為本淮南地以
益淮陽句張本

柯維騏曰此段
畫立梁後之策
非以德梁即治

安策中分王子
弟之意所以為
漢謀耳

唐順之曰上云
陛下所以為藩
扞及皇太子之
所恃者唯淮陽
代二國耳故此
以二世之利動
之樓迂齋云謂
之曰二世利非
誼本意

樓昉曰夫秦以
下一節進一節
何孟春曰誼進
此疏直憂及萬
年之後傳之老

母弱子將使不
寧其深謀遠慮
果有防微杜漸
之意未可誇訾

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
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
臣反者如蝟毛而起蝟毛名也其毛為刺以為不可故斬去不

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
畢以為王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

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越過也兩諸侯梁及淮陽而縣
屬於漢為縣而屬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

中道衣敝自悉其家資錢用諸費祿此其苦屬漢而財補縫作衣其苦屬漢而

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
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
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

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
以南捷之江捷取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

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
終心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二世帝身及太子嗣位之時當

今恬然遭遇諸侯之皆少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
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

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但動願指麾則所欲皆如意高拱以成六
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心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

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
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欲發言則問其臣故使人臣得

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裁擇而幸從其言

樓 昉評深識事勢議論剴切筆力老健至吳楚之
反而說始驗至主父偃之出而策始行信
乎其通達國體也

賈誼論積貯

見食貨志

文帝即位躬修節儉思安百姓時民皆背本趨末誼故上疏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以勸百姓

莞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

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屈

也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

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

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

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仰

得不蹶靡散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

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狼性恠走常還顧言

劉勰曰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現若夫賈誼之務農晁錯之兵卒匡衡之定郊王吉之規禮溫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躰矣

卸守益曰賈生文章如此篇者不惟通達國體曲尽民情而筆勢從橫詞法高妙

前漢志平水

爵子言賣爵級
又賣子也也危
欲墜之意

李廷机曰一疏
主意歸結在積
貯一句上
或問致人之道
郁離子曰道致
賢食致民淵致
魚致致獸林致
鳥臭致蠅利致
賈故善致物者
各以其所好致
之則天下無不

可致者矣善乎
賈子之言曰苟
粟多而財有餘
何為而不成真
知言哉

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也危者

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饒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

矣穰豐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

熒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

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

齧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

矣迺駛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

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

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仰招而不至今驅民而歸之

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

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

而直為此廩也竊為陛下惜之廩危貌

唐順之評此典晁錯論貴粟二篇蘇家諸制策之宗

陳古迂評積貯大事也傳曰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

其國文帝躬行節儉以之儲峙豈不餘裕

而誼猶廩然公私之積何也蓋文帝恭儉

是節之之道也賈誼勸農是生之之術也

節之者裁其所入而求之上生之者浚其

所出而求之下二者交盡則儲其餘以備

一朝不測之須噫世主皆若此庫有余帛

庾有余粟雖桑孔融鉅復生亦何待捷出

巧詐為國家根本之傷

其國之計行前金以之斷執豈不翁許

古玉精蘇頌大率也軒曰國無三年之蓄隕國非

時也

平此典昆蟲備貴粟二篇藉哀蓄儲策之宗

道為地藥也藥為地不習之藥也

鼂錯論貴粟

見食貨志中

錯穎川人為人峭直深刺
孝文時上此書文帝從之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不捐瘠者瘠瘦病也言無以畜積多而

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

以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

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懇山澤之利未盡出也

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

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

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

林希元曰一篇主意微見于生頗似論胃董份曰大識見大議論至引堯禹在畜積多而備先具尤包含大意

茅坤曰以堯禹形當時謂當時畜積未及弊在不農回及不農之害

三未盡字文法亦頓挫

穆文熙曰深切
民情足稱石画
後漢王符傳云
云本末不足相
供則民安得
民安能無姦宄
煩多則吏安
能無炭酷數
加則下民無聊
上天降灾而國
危矣讀此數語
尤深
李廷机曰此下
一段較珠玉五
谷

李廷机曰此下
一段較農人商
賈
馮叔吉曰余讀
梅聖俞田家詩
云誰道田家樂
春稅秋未足里
胥叩我門日夕
苦煎促盛夏流
潦多白水高於
屋水既害我菽
蝗又食我粟此
詩與此段俱詳
悉田夫辛勤之
狀誦之惻然

茅瓚曰本富為
上末富次之姦
富為下今之富
者大抵皆奸富

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其旨饒寒至身
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
夫腹飢不淨食膚寒不淨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
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
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
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止擇也夫珠
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賢之者以上用
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
止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
有所勸止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
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

和所利一日弗得而饒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
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
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
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淨避風塵夏不淨避
暑熱秋不淨避陰雨冬不淨避寒凍四時之間止日
休息又私自送姓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
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稔之息一
償二為倍稔於是其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
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
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

也而務本之農皆為僕妾於姦富之家矣斯貨殖傳之所以作也鼎錯云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於乎悲夫李廷机曰王遵岩士習策却送此变化去

爰稚隆曰一篇主意全在此一句

字廷机曰從前至此始翻出使

民務農一句與前未盡歸農句相應又說到貴

粟又說到以粟為賞罰而後歸

結在拜爵除罪二節上此一段收上起下

當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

茅坤曰此言入粟尤勝于車騎之功皆欲民務農之意凌稚隆曰把爵字粟字双關收上其有歸束重份曰此是實言

文采。食必梁肉。止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車堅好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件字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賢粟。賢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滯。滯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

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

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

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

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

而止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

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

與驛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

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

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

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鄧守益評通篇絕無奇辭險句。但順理發揮。自覓意

思詳盡而氣勢優暢尤漢文之難得者

趙壹航評晁錯貴粟之論先後始終皆有條理其不當

國強民之術誠精熟者也故文帝嘉納皆

底于行可謂有用之文章

蘓軾評蘓秦之說說晁錯之敷奏不惟曲盡當時

事情而文辭富贍體製新奇足為作文之

法

晁錯言兵事

文帝時匈奴數侵邊上發兵禦之錯上書云云帝嘉之賜金書充答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

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

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

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

民氣破傷必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

奉陛下天子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

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

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

兵法曰有必勝之將必有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

林希元曰此篇首言用兵之急

中云得地形一

意添入將知兵

兵冢四要末言

匈奴中國之長

技歸結於處置

降胡兼渠一事

此其大主意也

說出兵家利害

華夷虛實大畧

亡遺又一一切

當且文字有類

伏開闔闕鍵尺

度直有用之率

經世之文

後文熙曰選擇

前漢志

平水

卷

五

道出於萬全故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中阪出入溪澗

中國之馬弗與也每從如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

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

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驛易亦平也突驛言其

及遠疏闊也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

襍遊弩注來什伍俱前五人為伍伍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

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材官驍射之官也射者驍

其工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革筈以皮作如

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

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

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

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言

知其術則雖大必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蹉跌不可

復則悔之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羨渠

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

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驛令明

唐順之曰論中

國之長技深究

利害之實不當

以文字規之

又曰論匈奴長

技純用弗典二

字論中國長技

則變文曰易撓

亂曰弗能格曰

弗能當曰弗能

支曰弗能給讀

之便竟音節向

亮且欲用中國

之所長以制匈

奴之所短緻密

精熟固非傲倖

一試以要其功

者

林希元曰雖然

以下又轉一意

言勝不可保必

求萬全之策所

謂鋒鏑交於原

野而机会變於

斯須不可恃也

正是為處置降

胡羨渠而設

凌雅隆曰今降

胡以下所謂以

至此方露出主

意

又曰只兩軍相

為表裡四句收

拾上面許多意

思

前漢書平木

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

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

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

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

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

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

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

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

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

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

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

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

言唯陛下財擇

朱熹評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

真德秀評按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

直可施之當時而已

鄭澹泉評策莫盛於漢漢策莫過於晁大夫晁策就

事為文文簡徑明暢事皆鑿可行賈太

傳不及也文中子曰洋洋乎晁董公孫之

對有以哉

賈山至言

山穎川人也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其言多激切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之誅

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綱秦以為諭唯陛

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言貧賤之人也常帶以單常為帶無飾也

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

賢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數屢也任罷言疲也

使役使赭衣半道群盜滿山犯罪者衣赭衣行道之人半著赭衣言被罪者衆也

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

聽言樂一夫大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

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

李維楨曰秦之所為不道也賈誼過之楊雄劇之賈山借之以為喻其辭繁於爰書其炭威於鈇鉞

林希元曰上文言士至秦則不然以下忽說人君初无所承古人文不計較如此

董份曰起咸陽一段言宮室之

侵為馳道一段
言馳道之侈死

莫乎驪山一段
言葬埋之侈凡

三段用三箇至
於此使其後世

曾不得云云但
以馬字結文執

如貫珠
按李翼軒嘗謂

秦之罪在巡游
无度草菅其民

而不在郡縣在
厚欽重役而不

在阡陌在未央
阿房驪山馳道

之工作而不在
長城在尚首虜

先法令令民以
更為師而不在

焚私藏之書坑
毀謗之儒也讀

賈山此疏則信
然矣

李廷机曰素以
六句收結上文

董份曰地之硤
者到從善無不

聽也止中分三
段自此至善春

士是一段雷霆
之所擊至社稷

危矣是一段古
者聖王之制至

無不所也一
段穩是欲其君

容言納諫故長
喻曲引無所不

前美生

平木

六

具。不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

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撓。屈也。言殿之高。敵衆歸馳。騫。無所迫觸。

不。屈。撓。為宮室之嚴。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

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

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瀕。海謂綠海也。畢。盡也。道廣五十步。

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隱。築也。以鐵椎築之。令堅實而使隆高也。

樹以青松。為馳道之嚴。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

徑而託足焉。歿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吏。以督領徒。以役作

曠日十年。曠。空也。廢也。言為重役。空廢時日。積年歲也。下徹三泉。合采金

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

觀游。上成山林。為墓。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

得。蓬。穎。菽。冢。而託。葬。焉。穎。謂土塊。蓬。穎。菽。冢。也。秦以蓬者言蓬穎菽冢也。

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

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

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

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蒙。冒也。地之硤者。雖有善

種。不能生焉。硤。地薄也。江。泉。河。瀕。雖有惡種。無不很大。

也。泉。水邊。淤地。也很盛也。管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

之賢。身歿。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

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

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

前美生 平木 六

至唐順之曰賈山謂開道而求和顏而受士徒不敢自盡真說得痛切

按高宗命說曰爾交修予周予弃而衛武公年九十餘耄矣朕咸傲於國曰毋謂我耄而舍我謂我耄而舍我而和顏者也宜其獻聖隆稱而中興流譽也式唐順之曰陸宣公官唐宗朝倦以改過補闕進規而取賈生聞過之論兩美真異代同心

茅坤曰疾忙挿入此數個也字文勢就竟舒徐

董份曰昔者秦政以下至引詩此之謂也中分四段自昔者至適其款也是一段自昔者周蓋千八百國至弗知也是一段自秦皇帝東巡至宗廟滅絕矣是一段自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至

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

迺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

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比諫比方事類以諫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

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後之。所以永存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

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

而醕。音餽。進食曰餽。醕者少少飲。祝餽在前。祝鯁在後。謂

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饘。鯁故為備。祝以祝之。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

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修正謂修身正行者故以天子之

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

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

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管者

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

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

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

於劉氏者。仲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

以適其欲也。管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

此之謂也。是一
段皆承上文言
秦不行古先王
之道。斥民自養
而惡聞過。所以
致敗。

馮叔吉曰。馳騁
弋獵。是暗指文
帝而言。

人與之為怨。二
句說得凜凜。可
畏。所謂一身雖
微。天地狹隘。正
是此等光景。

按縣石兩句在
今人則必去之
宮二字。典上句
偶但古人文字
懶散。却近自然
今人不免有斧
鑿痕矣。

鑿痕矣。

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
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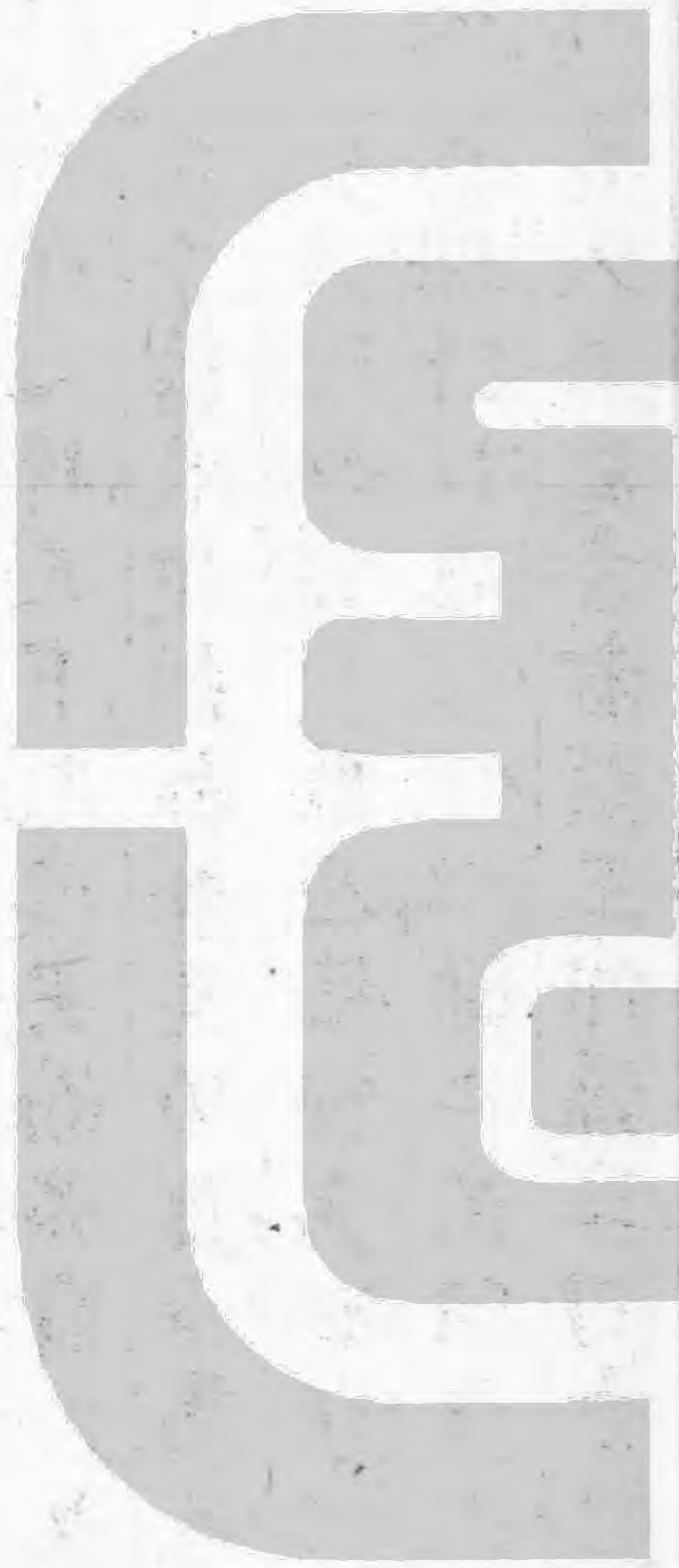
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
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

者不得休息。饒寒者不得衣食。無罪而死刑者無所
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

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
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

功德治理天下。縣石鑄鐘。虛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
過於堯舜也。銅鉄之斤石以鑄鐘。虛

鐘鼓之拊飾。為此歌。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
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



子曰禮也春秋時狹有古意如此

歿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

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先洪業。休德圖謀也

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

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

精勵精也。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

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

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

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

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賦給與也。去諸苑。以賦農

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

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蠲其賦。後二算。賜天

茅坤曰賈山規文帝之過專在於此然當時之士未及皆賢也使其果賢必且禽荒有規愒淫有戒豈其後人主驅馳之為便而倚於虞官獵卒之伍也及不然矣

董份曰自陛下即位至德化之成也歷叙文帝

前美帝實平木

之美將以規其
李廷机曰連下
數個賜字粧點
其德化處亦有
法

何孟春曰斯民
願治之心至於
斷少須臾无死
具見太平景象

真德秀曰自此
以下各發規諫

本旨修先王之
道是欲文帝行
恭老恭賢之政
也但惟陛下所
幸勾非所以導
人主

惟無時不敬故
不見其敬
董份曰古者大
臣段似更端然
不過結上文之
意

按宋時滕處厚
貽書魏鶴山云
漢人謂士修於
家而壞於天子
之庭夫壞於天
子之庭必其未
嘗修之於家者
也可謂至論然
余觀柳子厚河
間傳非不修於

可美
平木

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止

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凶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

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

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

也相助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

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

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

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

後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

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育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時以

為歲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定明堂造

制度循於古法故特云用夏歲二月也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

下所幸耳言乃可古者大臣不媒媒狎也故君子不常

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見顯也大臣不汙與宴游方

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道方

也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祿大禮祿副也如

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

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

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竊愍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

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

計軌事之大者也軌謂法度也

可美
平木

家也及竊視持
己者甚美左右
為不善者已更
河適意皇息啼
然則雖欲不壞
於天子之庭持
乎要之不壞於
天子之庭乃特
立俸行者也

真德秀評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山實

始之豈非文帝廣開言路之故典

又評山此書專規帝典近臣射獵而已何至借

秦為喻蓋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

進諫之士故穷奢極欲陷於危亡而不自

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面議政事

而與之毆馳弋獵則佞幸進而侈欲滋其

蹈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

其末復開宴遊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

其不浔為醇儒以是哉

陳古迂評開漢家受言之路者文帝也倡漢士敢言

之夙者賈山也秦立妖言之禁高惠不及

除而文帝除之是以天下人方欲言秦蹈

覆亡之轍他人不敢引而賈山引之是以

天下士方敢言故山去而誼繼之誼亡而

錯繼之諫章彬也相踵漢四百年不罪言

者其源蓋屯于此史謂山非醇儒夫山言

養士尊老講孝皆識王道大綱豈若章句

儒帖之守專門者雖不醇狻醇也他如言

淮南王無罪及鑄錢之令言多激切上不

加罰噫錯不可大用而用誼可大用而不

用至山不加罰而全不見用受難而用尤

難哉

唐順之評此文去戰國未遠有奇氣而不用繩墨典

梅福上書意格頗同

林希元評此後世人臣奏疏陳言之始其言矢口成

章與唐宋人所作自別

吳海虞云按禹臯陳謨之後至伊周遂有伊訓無逸

等篇此文辭告君始也漢高惠時未聞有

以書陳事者迨孝文廣開言路於是賈山

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自時厥後進言日

衆或曰上書或曰奏劄或曰奏狀慮有宣

泄則囊封以進謂曰封事考之史可見矣

鄒陽諫吳王書

陽齊人也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不敢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吳王不納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衡猶稱之衡也言書其懸法度于其上

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踞張耳陳勝連

後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據引也言相何則列引以為援也

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虞

飛鳥下不見伏兔虞盡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闢城不休救

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流

行何則疆趙責於河間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為鄭王取趙之河

間立弟辟疆為河間王至子哀王六齊望於惠后高

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

李廷機曰此書全是隱語

茅坤曰首借秦為喻便含訕刺之意

唐順之曰着此二句含蓄下意

蓋歎恐吳王使吳王聽之不能不動心眩神而亦無以為罪云

凌約言曰句法

倉練

汪道昆曰叙漢
攻取之勢是刺
骨語

為割濟南郡為呂后奉邑又割琅邪即封營陵侯劉澤
今日之恩而追怨
惠帝與呂后也
城陽碩於盧博
章弟與居討諸

唐順之曰陽知
吳王陰連結齊
趙淮南胡越欲
諫不敢指斥言

呂有功本當以二郡王之章失賊歲餘薨與居誅死
盧博濟北王治處
三淮南之心思墳墓
屬王三子也

故陳胡越之難
齊趙之怨微言
梁并淮兵逼越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
各言諸國
殺欲報怨也
見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

輔大國以破難
其計欲隱其詞
故謬言胡益進

青陽為趙雜越為吳雜不可恃也
胡雖使梁并淮陽之
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

為大王患之以
錯亂其語若以
吳為愛助漢者

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
為大王患也
趙大國謂
臣聞蛟龍驥首奮翼則浮雲出

也自臣聞以下
乃致其意焉
李廷机曰胡是
趙隱語越是吳

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
也
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
以謀慮之則無國而

底礪
也
以待之是吳趙
未足以為漢難
也

不可奸也
奸求
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
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

臣國而樂吳民也
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

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
至極也謂
臣聞鷙鳥累百不
如一鷄夫全趙之時
全趙趙未分之也
武力鼎士袷服

唐順之曰往時
趙淮南如此可
鑒也而卒不悟
宜其及矣

能止幽王之湛患
幽王高帝子名友呂
淮南連山東
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袷服大盛玄黃服也鼎士不

茅坤曰三不能
字疊下詞氣凜
烈足落奸邪之
膽

之俠歿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
淮南厲王長然
則計議不浹雖諸貴不能安其位亦明矣
孟賁皆古

也
勇士
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

按春秋隱公元年二月公及邾偪父盟于蔑嘉其首典公盟故稱字
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唐順之曰此即賈誼算吳楚之計所謂偏置私人者是已

茅坤曰末引高祖事以杜絕觀覩之念即班彪王命論母會不可幾句意

心銷志不明求衣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自立

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帝遣朱虛侯

章東俞齊王嘉其首率兵欲誅諸呂沈春秋褒和儀父者也深割嬰兒王之王封齊

子為王其中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

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濟北王與居反棘蒲侯

囚弟於雍者謂淮南王長徙於雍也象新垣平等者言二國之敗以有奸臣如新垣平等勸之反也

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今天子景帝也左規山東右制關

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

漢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弗迎則不至為新垣

過計於朝也吳計者沈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言只當絕滅無

遺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章邯為雍王高祖破之兵不

留行言攻之易故收救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

羽也西楚項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

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言國家不可願大王熟察

劉總評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

唐順之評此篇全是戰國文而辭極微

郁離子集安期生得道于之眾之山持赤刀以役虎

左右指使進退如後小兒東海黃公見而

慕之謂其神靈之在刀焉竊而佩之行遇

虎於路出刀以格之弗勝為虎所食郁離

子曰今之若是者眾矣蔡人漁于淮汙符

文之玉自以為天授之命乃往入大澤集
衆以盪大事事不成而赤其族亦此類也
於乎枚叔卸生養之然為吳王畫自全之
策見及此矣

枚乘諫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凶舜無立錐之地以有

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

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

父子之道以父子喻君臣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

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

意念惻隱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

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

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

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

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如

茅坤曰篇中長譬短喻凡有五勢若沛江河聯若貫珠璧讀之亦能動人然文体少仄矣董份曰突出父子之道天性也一句似無下落然意在諷吳王謂君臣父子其理同也古人文章不拘如此

歐陽德曰安危難易四字條陳利害使自擇人性畏景至救火也是諉喻以言息禍不如勿為按景之說淺莊子來莊子云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幸之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

單盡也幹交木井上以為欄者言散壞之綆常刻傷井上木欄也福生有基至有時而亡言禍福起於細微成於積漸以諷吳王歐陽德曰禍福兩字比上安危字更痛切真德秀曰此天下名言臣頭大王二句是摠結上意不專指末一事

索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救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太山之安而欲乘索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此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

絕其胎禍何自來太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對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索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亾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出處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

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王不納遂去

之後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為弘農都尉

唐順之評一篇譬喻

林希元評此書是當吳王逆謀未露之先而諫之故

全不露出事情而長譬遠喻曲盡利害文

字起伏变化百態橫生

茅坤評乘書雖不直指吳王之叛而其辭情明切

勝於卸陽多矣

又評文字極錯落

枚乘七發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

亦少間乎曰差太子曰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

下安寧四方和平太子方富於年凡人之幼者將來

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音色轉音和

也輜車籍交革也紛沌澹淡噓唏煩醒憤毫煩悶

之貌噓唏啼揚林林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

聲病酒曰醒精神越散溥百病咸生呂氏春秋曰聰明眩

曜悅怒不平眩曜惑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

是乎曰廢止也又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

然未至於是也言賴君之力天下太平客曰今夫賢

洪迈曰枚乘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上薄騷此蓋文章領袖

頌折臣曰七發備尽巧態机軸規模高出漢晉之上

按自枚乘創為七發其後繼作率无有及之者如傳殺七激張

衡七辨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改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机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

意傳玄又集之
以為七林使人
讀未終篇注
棄諸几格去七
發遠矣
謝迂曰七發文
字修奇唯柳子
厚晉問用其體
而別立新機庶
乎青於藍者然
李士家只看七
發一篇低有受
用處不必過求
王世貞曰美奇
開妍之文或未
甚軌於正
舒芬曰七發之
中九悅耳目口
鼻手足快心意
之物無不具備
可謂多聞博識
矣至發之以要
人之子必宮屋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傳父欲交無

所禮記古者男子外有傳父內有慈母鄭玄曰保母安其居也飲食則溫淳其

膳腥醲肥厚溫淳謂凡味之厚也韓子曰夫香美膳味其口病形厚酒肥肉粍理皓齒而損

精腥肥肉也衣裳則雜暹曼煖燂燂熱渴熾熾亦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熾火熱也

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

傷血脉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蹙痿之机吕氏春

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怡慶之机怡至也慶机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游翔於慶

机故曰務以佚也枚乘引怡慶而為洞房清宮命曰

蹙痿未詳乘之謬為好奇而改之蹙痿其陰陽不適之患也高誘曰

寒熱之媒蹙多陽則痿其陰陽不適之患也高誘曰

蹙逆寒疾也痿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吕氏春

齒節衛之音務以自樂命曰伐性之斧高誘曰靡曼

細理弱肌美色也皓齒謂齒如瓠犀也鄭國淫僻以

其淫僻滅心故其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吕氏春

酒務以自強命曰爛腸之食廣雅曰脆弱也醲厚之

實口爽腸故謂之爛腸之食廣雅曰脆弱也醲厚之

味也今太子膚色靡粦四支委隨筋骨挺解靡細也粦

能屈伸也血脉淫濯手足惰窳淫濯謂過度而且大越女

侍前齊姬奉後注來游醖縱恣于曲房隱間之中此

其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

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伊及哉扁鵲

善醫巫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

承間語事變度易意楚辭願承常無離側以為羽翼

羽翼淹沉之樂浩蕩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

誤平生險之一

朱文公自傲詩

云世上無如人

欲險兇人到此

平木

言效道處便簡

短寂寥無可人

如可見於義理

未深

郭子章曰命曰

之體後呂氏春

秣來此公滿腹

錦綉其微言緒

論迄今猶令人

借之以為文義

膏沐蓋亦弘博

士哉特其行不

揆耳

馬理曰枚乘以

餐毒藥戲猛獸

六字為駝女色

之喻何等婉切

朱文公自傲詩

云世上無如人

欲險兇人到此

誤平生險之一

平木

字尤是頂門一針

先安頓此四個為下文張本

以發之以鼓琴

周禮曰龍門之琴瑟魯連子曰

東方有松樅萬千仞而無枝蓋

龍門在河東之西界也

真德秀曰背秋涉冬蓋謂在秋去冬未之時然

背涉兩字何等奇巧

茅坤曰此等文字大率探奇摘僻贅牙屈曲以為工不可不讀亦不可勉之以為僻名世文字固不在詞勝也

按韓詩外傳孔子學琴於師堂子京師堂子京蓋師襄云

呂楠曰不能去不能行不能前

即蘇老坡所謂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是也蓋形容其琴音之精絕有悲歌感慨之意

前漢書平林

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灸療而已哉可以

要言欬道說而太也言可無用藥石惟可用要言也不欲聞之乎太

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

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鬱結隆高之貌扶疏四布也輪菌委曲也上喬

千仞之峰下臨百丈之谿湍流溯波又澹淡之逆波

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感觸朝則鸚黃鸚鳴

鳴焉爾雅曰鸚鸚黃禮記曰仲冬曷且不鳴鄭玄曰曷且鳥也似雞冬無毛晝夜鳴暮則

羈鳩迷鳥宿焉獨鳩晨號乎其上下楚辭曰鷓鴣鳴於下周斬而悲鳴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

野蘭之絲以為絃師摯魯太師也以其工琴謂之琴

以為約古樂府有孤子之鈎以為隱九寡之珥

夫獨與九子居珥珠在耳也師九子之寡母也琴徽也

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師堂琴師也琴道曰堯

通暢故謂之暢列子歌曰麥秀漸兮雉朝飛宋玉笛

秀漸兮鳥華向虛壑兮背槁槐槁與稿通古字依絕區兮臨

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

能行蚊蟻聞之柱啄而不能前凡生類之行皆謂之蚊蟻也

方言曰南楚或謂蝮為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

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此發之以味
按和離子九難
云眾樂張華遊
啓肆金尊澄芳
醴炮羔繫羊烹
膾燁鹿膾玉珧
耀比目眩躍端
之魴炙拂雲之
鵲羹月窟之兔
肺肺霧谷之豹
胎和以麟髓之
酥笔以楨桂之
美此數句與此
段均是蒐羅珍
錯以為奇覲粧
成一篇好文字

客曰搗牛之腴菜以荀蒲
維筍及肥狗之和胃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飯
和羹也胃菜也謂以菜調和之也山膚未詳楚苗山
出禾可以為食安胡彫胡也宋玉賦曰為臣炊彫
飯之搏之不解一啜而散禮記曰啜嘗也於是使伊
尹煎熬易牙調和子呂氏春秋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以五味孔
熊蹯之臠勺藥之醬賦注曰勺藥和齊鹹酸美味也
薄者之炙鮮鯉之鱠薄者薄切獸者之肉而以炙黃
之蘇白露之茹之茹是菜蘭英之酒酌以條口漢書曰
酒布蘭生晉灼曰布山梁之餐秦豹之胎謂雌雄也
列分芳若蘭之生武王伐紂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
豢養也文韜曰曰有殷君陳玉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
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玉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
菽藿之羹必小飯大歡如湯沃雪也歡飲也沃雪言易
子此篇奇怪萬

狀人間亦未可
覓得

此發之以良馬
唐寅曰韓文公
送石處士序云
若駟馬駕輕車
就熟路而王良
造父為之先后
句凌此處脫化
去師其意不襲
其字特人不察
耳

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
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
尤盡其妙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秦缺
未詳韓子曰夫獵託車輿之安用六駕之足使王良
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今舍車輿則雖樓季之
徒無時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缺樓季
及獸矣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與齊公子馳逐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
呂氏春秋曰岱故馬即產
馬駕車也戰國策曰驥之齒
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也
前似飛鳥後類距虛馬
有晨風黃鵠皆取鳥名馬言走疾穉麥服處躁中煩
若飛也范子曰千里馬必有距虛穉麥服處躁中煩
外以穉麥分劑而食馬馬
羈堅轡附易路易也於是
肥故中躁而外煩也

之棄惡如湯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強起嘗之
之灌雪也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
呂氏春秋曰岱故馬即產
馬駕車也戰國策曰驥之齒
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也
前似飛鳥後類距虛馬
有晨風黃鵠皆取鳥名馬言走疾穉麥服處躁中煩
若飛也范子曰千里馬必有距虛穉麥服處躁中煩
外以穉麥分劑而食馬馬
羈堅轡附易路易也於是
肥故中躁而外煩也

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
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
尤盡其妙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秦缺
未詳韓子曰夫獵託車輿之安用六駕之足使王良
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今舍車輿則雖樓季之
徒無時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缺樓季
及獸矣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與齊公子馳逐

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與齊公子馳逐

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與齊公子馳逐

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與齊公子馳逐

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與齊公子馳逐

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與齊公子馳逐

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與齊公子馳逐

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與齊公子馳逐

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與齊公子馳逐

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與齊公子馳逐

衣伏不起衣奔
不噴若江漢之
水疾風驅濤擊
山盪壑雲沸而
不止規其四散
尚洗開合萬狀
喜者鵲房怒者
人搏快然坐躍
千里相角風驟
霧鬣排山扶壑
寂寥遠游不夕
而復其形狀馬
之蕃息處可以
參看
此發之以燕樂

董份曰括盡臺
隍之勝極目賞
心當典杜牧之
阿房賦齊名異
代

以上言鳥獸

田汝成曰富麗
之詞粧出許多
光景暇時点檢
一遍可以資多
識可以洒襟懷

茅坤曰亂於五
風消息陰陽之
句可謂鑄肝劇
心矣奇哉
以上言草木以
下言燕樂
茅坤曰極力描
寫粧出一個燕
樂面

按滑稽傳淳于
髡云若乃州閭
之會男女雜坐
行酒稽留六博

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有上中下輩於是謂
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也然之與射千金及
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
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而忘一不
勝而再勝卒得千金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此
兩韓子曰王子期為趙簡王取道爭千里之發也此
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
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
其樂無有戰國策魯君曰楚王登京臺南望獵山於左江右湖其樂之忘死無有天下無有也

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命名此物屬事也
離辭連類禮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浮游覽觀乃

下置酒于娛懷之宮宮名連廊四注四注阿若今臺城
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隍池紆曲隍城池也溷章

白鷺孔雀鸚鵡潮章名鵙鵙鵙能鳴聲和也翠鬣紫纓鬣首毛

龍德牧邕邕邕能鳴聲和也鵙鵙鵙能鳴聲和也翠鬣紫纓鬣首毛

振鱗曾子曰鳥魚皆生於陰而翳於陽故溷章音周

蔓草芳苓言水清淨之處生藂蓼二草也女桑河

柳素葉紫莖女桑桑也河柳今苗松豫章條上造

天苗松苗山之松豫梧桐并櫚極望成林張揖上林賦注曰并
閣樓章木名造至也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庭氏之王有天下五風異
色也從容倚靡消息陽陰林木茂盛隨風披靡故或陽
陽迭開消息也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
或為酒吏也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史記曰上召子弟
音佐酒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
杜連杜連滋味雜陳肴糝錯諛也該備練色娛目流聲悅耳

授壺相引為曹
握手無罰目貽
不禁前有墮珥
後有遺簪髮竊
樂此飲可八斗
而醉二參日暮
酒闌合尊促坐
男女同席履錯
交鳥杯盤狼籍
堂上燭滅主人
留髡而送客羅
襦襟解微聞鄉
澤當此之時髡
心最欢能飲一
石與此段同一
流連光景然意
却不同亦可參
看

此發之以田獵

流練選也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楊鄭衛之皓樂
者猶復依激結之皓樂此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
齊民所以淫佚沉酒也先施雜裾垂髻目窈心與
問姬傳予之徒施即西施也先施雜裾垂髻目窈心與
尾也窈當為挑史榆流波雜杜若雜杜若以流波以為自繫
記曰目挑心招
也引蒙清塵被蘭澤處列子曰穆王為中天之臺鄭衛之
賦曰沐蘭燕服而御古者后夫人至于房中釋此亦
澤含若芳嫵服而御朝服襲嫵服入御于君
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起游乎太子
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輪之輿乘壯駿之
乘不馴擾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右夏服之勁箭

康海曰胸襟寥廓故能為景周

詳讀之真令人沉疴消釋

陸深曰始云逐狡獸集輕禽逐字集字猶緩遂

轉用極字困字窮字恐字留字以筆動之

層層峻峻曰長歌短韻萬籟清音

又曰看未此等光景非枚叔子

筆力寫不到別有一種奇思

陸深曰昔人謂魏文侯不失虞

人之期以為君人之信嗟也中

庸之主時不騁心與馬極意驅

前漢志平木

左烏號之彫弓古史曰拓起彈鳥烏乃號乎此枝為弓快而

有力因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雲林

之林楚辭曰羲和掩青蘋游清風掩息也青蘋陶陽

氣蕩春心陶暢也陽氣春也楚辭曰目盍千逐狡獸

集輕禽言射而矢集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

窮相御之智巧文子曰無相御千里恐虎豹懼鷲鳥懼恐

逐馬鳴鑣魚跨麋角逐馬馳逐之馬鳴鑣鑿鳴於鑣

角履游麇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陵猶促

也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

子能強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

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周書曰民有五氣喜氣

內蓄雖欲隱之陽氣必

馳矧文侯不能見大宅
師子思而區七未詳
一虞人之是信
其梗概固可觀
矣宜太子之見
獵有喜色也夫

按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擇取三寺不獻擇取三寺

自左膠而射之達于右隅為上殺以為軋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左髀達于右前為下殺以充君庖故枚乘云純粹牲犧獻之公門蓋本諸

馬理曰誠必不悔兩句看上下文似不相蒙然細味之只是借誠信二字言太子見此射獵之樂亦必動心而耽於從禽若其誠信然也方於文理貫通此發之以觀濤

劉基曰世事亦若是也夫千乘之君坐朝而臨群臣受言接詞鮮不溫上然一朝而怒莫敢櫻其鋒其何以異於濤乎天下之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
兵車雷運也冥夜也薄至旌旗偃蹇羽毛肅紛馳騁角
逐慕味爭先微墨廣博觀望之有圻墨燒田也言逐

莫閣毅武孔猛袒裼身薄毅果敢也孔甚也毛詩曰袒裼身薄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竝作

賞賜金帛也掌主掩蘋肆若為牧人席肆陳也旨酒嘉

有羞魚膾炙以御賓客毛詩曰旨酒思樂又曰嘉肴魚火熟之漢書東

絕以諾言將獵歡宴忠誠為之必不有悔貞信之色
形于金石家語孔子曰夫鍾鼓之音憂而擊之則悲

能強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
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十五日與諸侯遠方交游兄
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王則未見濤之形也徒
觀水力之所到則血然足以駭矣血然觀其所駕軼

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汨者軼突也
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絲縷也恍兮惚兮聊兮標

久安也人恬不知患謂之傲不信而死亡於夢寐者无限也其无亦知涛之集而不知涛之可畏乎慎鏡現于吕梁見其触石而煦沫也曳足而走曰吾何為昌是哉沒齒而不涉其質於蹈涛者遠矣

字法奇崛

馬理曰澡際洒練數字固奇而伸偃起蹙發替被聾六字尤奇

分明欲喚醒一個病夫字七精巧

唐寅曰歷狀波涛澎湃之勢凡九其喻井有：有序始馬如白鷺之下翔少馬如車馬帷蓋之張如三軍之騰裝既馬如輕車之勒兵如軍行如勇壯之卒如雷行如奔馬如雷鼓而以決勝乃羅數句終之江河奇現瞭然盈眸矣

兮混汨汨兮聊慄恐忽兮慌兮儻卓浩

瀆瀆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乘執虹

洞乎蒼天極慮乎崖涘虹洞相連貌莊子曰流攬無

窮歸神日母言周流觀覽無窮然後歸神至日所汨

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汨疾也或紛紜其流折

兮忽繆往而不來言衆浪紛紛其流曲折臨朱汨而

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朱汨地名莫離散而發曙兮内存

心而自持曙發夕至曙也曙旦明也於是澡際胸

中灑練五藏義練猶汰也澹澈手足類濯髮齒澹

猶洗滌也愉弃恬怠愉寫渙濁愉悅也渙分决狐疑

發皇耳目謚法曰明者曰皇也當是之時雖有淹病

滯疾猶將伸偃起發替被聾而觀望之也能行况直眇小煩懣醒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

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涛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

里言聲以疾雷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言能令江水

也山出内雲日夜不止山内雲而日衍溢漂疾波涌

而濤起衍散也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

林淋山下水淋或為其少進也浩浩澹澹如素車白

馬帷蓋之張浩浩貌其波涌而雲亂擾擾

馬如三軍之騰裝與聲之需需雲亂也其旁

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

前漢李平木

温仁和曰滂礪之勢奇怪之狀直與滂浪爭雄

太白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純馳浩規前後駱驛純專也浩規即素規也

董氏曰柳子厚晉問全祖此文而章法句法步武相似惟枚叔

隨貌羊莘多貌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我勇力重堅壁

子有以此筆力惟柳子厚追蹤叔

大貌通商行貌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閭漠感突上

按周訓小艸云水之由海若也

擊下律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踏壁衝津窮曲

吉藏于淵未始有聲而亦未始

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軫谷分言涯如轉而谷

石鍾噲公鞞轉乃賦作而一露

彌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史記曰吳王殺

其奇焉夫然後無聲也

凌赤岸筆扶桑橫奔似雷行名筆掃

也有如數千萬里卒不與石鍾

混混庀庀聲如雷鼓波混混庀庀發怒瘞沓清升踰跽

遇則亦卒於无声止矣周訓以

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逸曰陽侯大波也藉藉蓋地

水喻仕宦之遇不遇文亦奇宕

名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

故錄之

西畔立水為之勢既蕩南山又擊北岸險險戲戲崩壞

唐寅曰合戰字决勝字真奇巧

陂池决勝乃罷而後乃罷滌汨潺湲披揚流灑滌滌

崔桐曰鳥不及飛數句蕩取南山數句狀其洶湧處光景絕似唐柳耆卿望海潮詞有怒濤卷霜雪天塹无涯

之句亦无一字不觀貼

汪應軫曰怪異詭現四字下得停當括上許多說話

此發之以大道

唐寅曰金石琴瑟尚於至音系竹解鼓迫于促節每讀到此輒令人有尾大不掉之恨

要言妙道四字應上

林希元曰漢宣帝用刑深刻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可見矣溫舒此書可謂對証之藥其言深刺之弊讀之令人酸鼻宣帝見其書而賢之不以為賢君也胡時化曰首把桓文說起因及文宣以孝文起自及室之子孝宣起自廢嫡之後皆天意也溫舒正欲啓之緩刑以應天意

相揆也汨密汨水橫暴之盍魚鯨失勢巔倒偃側沈沈澗澗蒲伏連延沈沈澗澗魚鯨巔倒之貌蒲伏即匍匐也連延相續貌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閭悽愴焉踣前覆也洄與回同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方道也資材量也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蚘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恐然汗出霍然病已恐汗貌也莊子曰泚然汗出恐霍疾貌也

路溫舒傳

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瞶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及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惠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息此賢聖所以昭天侷也此段說文○帝○能○順○天○注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

何孟春曰皇天所以開至聖句與上將以開至人對看以應天意句與上以昭天命對看諫論有序欽帝之法孝文耳

茅坤曰自首至此且以聖人尊君未及尚德緩刑意秦有十失以下方入止意

盛服先王謂佩服先王之訓者

明達援引當理深中宣帝刑名法律之病而當時莫之用卒不能以臻中興之美也惜哉

柯維騏曰深切痛快之辭過於賈生之太息至謂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尤說得悲傷

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賢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自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

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勦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幽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刺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有餘辜。

中出視其髮傍中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

仲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而亡盡。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義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雖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外，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盡。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真德秀評溫舒之論，雖專為獄吏發，其寔則說當時

之君故始言秦之時貴治獄之吏，非自貴由上之貴也。次言上下相毆，以刻為明，則下之為此者，上寔驅之也。又次言自安之道在於人死，則可見當時之吏能殺人者，上之所欲，故安否則違上之所欲，故危。蓋孝宣雖賢明之君，而寔好刑名之學，故其意指所形，至於如此。上之所好，其可不謹邪？極楚之下，何求不得？至刻木為吏，期於不对，此十餘言者，其於胥吏慘刻之情，獄姦冤枉之狀，可謂盡之矣。畫地為獄，狽不可入，况真獄乎？刻木為吏，狽不可对，况真吏乎？溫舒之言，至深悲痛，於是宣帝為之感悟，置官以平之，躬親以決之，亦可謂善

听忠言者然其為治終以伯王之道雜故
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不免於世所訛而
史官書之曰獄刑號為平矣號之一詞名
然而寔否之謂也人主所好可不謹哉
陳古迂評天下事不親則不知不履則不悟宣帝身
嘗獄事故於刑獄為詳温舒身為獄吏故
於刑獄為悉夫刑獄末也德化本也知有
刑之為重孰若以德化而无刑之為重文
帝以德化民故謹刑而日省宣帝以刑繩
人故謹刑而日繁温舒之言重刑獄雖詳
而所以道帝於德化者尚畧故於神爵其
露之時无補也

兩漢萃寶上卷終

兩漢萃寶評林中集

殿試第一焦竑選輯

會試第一李廷機註釋

鄉試第一李光縉彙評

中山靖王聞樂對

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歛思者不可為嘆息故高漸離

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

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

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蠱成雷朋黨執虎

真德秀曰此六

朝文之濫觴

蔡清曰愁腸盈

襟悲思滿紙讀

之一字一淚

雍門子以善鼓

琴見孟嘗君先

說萬歲之後墳

墓生荆棘收豎

前漢書

遊其上孟嘗君亦知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折軸謂積載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折也飛肉謂鳥能飛者以羽翮扇揚之也潛垂涕貌言皆驚亂遇法用可為出涕者

復約言曰此下言疎得以喻親之意葭蘆也葦者其筍中白皮至薄者也葭葦喻薄鴻毛喻輕按伯奇乃周尹吉甫之子為後

母所諧欲殺之伯奇亡走山林伯奇比干是奉其骨肉之親以申積毀銷骨之意

十夫撓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交共者少悉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舒也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鶩逢羅羽也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舒也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舒也蟲蟲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舒也拂覆味不見泰山伊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謏言之徒即壅塞蠱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鼯恐傷社不灌屋鼠不熏伊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葦之親鴻毛之重群臣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

傷怒馬如擣假寐求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

出處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欲稍

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

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磐

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

毛求疵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投寬

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癸中山王勝濟

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声而泣問

其故勝对云云又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

乃厚諸侯之礼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

親之恩焉

陳古迂評君臣所以相維者分而已上定其分則不

至於亂下安其分則不至於怨故同一封

建也周封建而無患漢封建而有患非封

建有利有不利也周之制立而其分明漢

無制而其分清故也使當漢世上定其分

何至於吳楚七國之削而亂下安其分何

至於中山靖王之對而怨當時朝議但知

土地可削與不可削恩宥可密與不可密

古制不復大分不明怨叛之迭興也宜哉

林希元評此對事情激切識亦諛博佳言美句疊出

如貫珠皆自胷中流出不見斧鑿痕王侯

之中乃有此人物使攻文積李如曹子建

豈出其下哉

李陵答蘇武書

陵李廣孫字少卿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蘇武字子卿武帝時與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

與陵降與蘇武相見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答之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策立休美暢通也清時遠託異國替人所悲望風懷

想能不依依管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懃懃有踰骨

肉陵雖不敏能不愧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寤

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異類謂夷狄不韋

鞞毳帳以禦風兩羶肉酪漿以充飢渴鞞臂衣也毳

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水厚故色

之甚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

林希元曰李陵此書強自分疏本不足錄然一

氣呵成無雕琢斧鑿痕可見西

漢文字

余有丁曰反復曲折首尾相續

叙事明白讀之令人感激悲痛

看得豪氣狻未

一除一段叙異鄉淒涼景態當一字

一淚

鍾嶸曰陵名家子有殊才生而

林希元曰已即矣字當讀着下句又矣字可見又曰降虜何功罪亦不小

李廷机曰按陵謂國家於我已矣固以母妻之死為恨然當其說武海上時母

妻尚係保官曷不以此時刺心刎頸以明已志願迺危言激動又欲要武以降

自先帝授陵至區々之心切慕此耳言其所以降胡之由與所以不死之故皆從史遷答任安書意化出其為後人擬作無疑也

凌稚隆曰李陵債軍降虜罪固莫逃然帝亦不能亡失焉惡陵不鄉貳師軍而僅典步兵五千人一疑陵悔不比

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笳笛類胡人吹之以為曲吟

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

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聊賴上念老

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也

負國恩為世所悲背恩不報為負恩也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

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

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即廣之子

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

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

自明刎頸以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已矣絕望之辭也殺身

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

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

令人悲增怛怛耳怛憂也怛痛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賢相

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管先帝授

陵步卒五千先帝謂武帝也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

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有期期不至故稱失道獨遇匈奴與之合戰而裹萬里之糧師

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彊胡之域天漢言以漢配天此美名也

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

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斬賊之將搴賊之旗軍敗曰北蓋賊敗走而陵逐之

滅跡掃塵斬其梟帥梟勇也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

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堪勝也言此時功大難以

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

欲行而反止迎
軍二既知博德
奸詐坐令陵敗
而釋之不治三
謬信公孫敖之
言而遂誅其母
弟妻子四然則
陵之敗帝誤之
也陵之亡還心
帝絕之也時謂
陵獨負帝

茅坤曰三語有
波瀾

又曰少卿有所
為之言恐亦本
心徒以眾憤之
故竟成不白之
辜情亦可哀而
詞氣悠揚反復
曲折誠漢文之
巨擘者

茅坤曰數語宛
曲頓挫亦善自
文
林希元曰既已
為之臣而又殺
之是二心也豫
諺不為前輩已
有定論報恩固
主之言特假託
耳非忠也
董份曰借喻明
不死之故畢竟
難比范曹

昔蕭樊囚繫一
段叙漢待功臣
之薄因引武以
寓已意
李東陽曰論漢
少息處激切足

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執又甚懸
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創扶

乘痛以少敵眾見傷者多然然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

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

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

為先登徒空也言空手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

士為陵飲血飲血飲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

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陵軍候管敢被

匈奴因使大進新兵陵戰蘭于山校尉管之亡入

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管高皇帝以三十

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

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

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效然陵不效罪也子卿視陵豈

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

為利者乎然陵不效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

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

管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效三敗之辱卒復勾

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仲圖志未

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推

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

得云爾乎管蕭樊囚繫韓彭趙臨鼂錯受戮周魏

見辜蕭蕭何樊樊會韓韓信彭彭其餘佐命立功之

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

為韓彭周魏諸人快憤

朱翌曰始廣欲

居前青既不聽

以東道回遠固

辭則又固遣之

既受上指母令

廣當單于乃貴

其失道使自殺

青真人奴也哉

而漢置之不問

宜李廣之抱恨

也

王世貞曰此就

子卿身上事來

發揮詞甚感既

千古疾令人扼

鼻

林希元曰蘇子

卿賞不辭功而

心無怨是不見

君父之非所以

為忠臣異李陵

矣

小人之諛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待展

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畧蓋

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賢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

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

李廣也貴臣且足下管以單車之使造萬乘之虜軍謂

謂衛青也也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歿朔北之野丁

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丁年壯年也

去帷嫁也謂武奉使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

已久母成妻嫁也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

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享受也茅土千乘聞

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

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

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

陵以不歿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

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思漢亦負

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管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歿

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

名歿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關使刀

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

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歿為異

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歿辭矣幸謝故人故人謂任立

光上官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胤子武

祭等

茅坤曰語雄壯

王世貞曰此語

可悲余讀其別

蘇武詩云徘徊

蹊路側恨之不

能辭行人難久

留各言長相思

安知非日月弦

望自有時語亦武在匈奴時胡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
悲咽今附錄之

頌首

劉 總評李陵集有每蘓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
現其文舛不類西漢人殆後宋所為假稭
陵作也

卸守益評此書意多繆妄咸謂非陵所作余独取之
者特以其詞氣勁健而頗有懷故之情也
王世貞評李少卿報蘓屬國書不又論其文及中有
逗脫者其傳合史傳纖毫畢備層作无疑
第其詞感慨悲壯宛篤有致故是六朝高手
馮小海評此書刘子玄以為齊梁人偽作而東坡謂
之独見及觀遼齋閑覽則引江淹此少卿
仰天槌心泣尽而繼之以血語謂為非偽

且其辞多慷慨激烈誠千古絕唱真為无
論也抑人之言古今可惜者有李少卿今
少卿之言曰令漢且赦陵罪全其老母使
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几乎曹柯之盟又曰大
夫不能再辱又曰異域之人一別長絕真
令人千載酸鼻王靡詰詩云引領望子卿
非君誰相理噫即子卿能為理哉

祝以幽評世之所為子卿扼腕者十九年不屈之節
是耶非耶乃子卿所持還報漢天子者十
九年不屈之心耳即其間所歷怒喜悲愁
一切可駭可愕之事率飄風疾霆視之而
區、胡嬭有必胡伊足深所恨漢天子所
以待子卿者甚薄而阴啟謗邪之口則李
陵一書未及非當時好事者假筆舌于陵

而因以深中當時忌者之意後世信以為
陵書而併信子卿有胤子在益自孟堅錄
而天下萬世惑矣於乎方子卿飲陵北海
上謂武父子無功德濫漢爵通侯頓置肝
腦自効語、楚蒞陵為感動泣下霑衿至
引分自責陵之忌心結矣誠存難以胤子
誣子卿此其事之有亾益不足辯而愚所
為子卿扼擊者十九年不屈之節惟夫十
九年不屈而諛邪之口所以乘間入也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相如常從武帝至長楊獵是時天子好自擊熊
羆馳逐野獸相如諫之其辭云云上善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

期賁育鳥獲秦武王力士慶忌吳王之臣之愚竊以

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

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不存謂

而猛獸駭發也大駕屬車八十輿不及還轅人不暇

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

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

萬全無患弊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

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御擗之變街馬勒也擗駢而

唐順之曰愛愛
懇款語厚意長
可為奏疏法

見獸亦有力絕
群類者不可輕
犯

鄭守益曰此書
曲盡田獵情狀
文執起伏意思

宛轉李者熟玩
深省當自得之
茅坤曰奇句

李廷機曰以上以
禍恐之下以道
諭之

凌稚隆曰輕萬乘之重三句是一篇主意

垂邊也近堂邊恐其墮墜也

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齊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禡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禡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李維楨評相如此書不敢斥言博浪之椎故特借獸為喻觀其言曰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蓋詳哉其言之矣後數年武帝嘗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夫細旃廣廈之仲猶有此變而况原楚之地虜相如之言匪虛哉

司馬相如封禪書

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使所忠往悉取其書所忠至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

選數率途者踵武述聽者風聲也紛綸威彘湮滅

而不矜者不可勝數也也紛亂也也繼昭夏崇號謚

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

存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言無有始善軒轅之前遐

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

可觀也五五帝也三五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

劉氏總曰現相如封禪蔚為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玄符也鏡鴻業駁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凌稚隆曰初言自古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又

言軒轅之前遐
遠不可詳聞載
籍之傳可現者
則自唐堯而下
唯周為盛而近
于漢故止以周
之封禪比擬言
之先言周無殊
尤絕迤而後封
禪以發漢之功
德殊異而符瑞
豐著乃不敢封
禪故其結之曰
進諫之道何其
爽欤言周未可
封禪而封禪為
進漢可封禪而
不為為讓也
又曰大貶周而
進漢故為文人
之辭然不如是
不能挫抑而發

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
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卸隆大行越成也行
道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無聲無惡聲也豈不善始善終
哉災也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執巡夷
易易導也深也湛恩龐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
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禪祿而崇冠於二后謂成
謂文武也王也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
於今者也元始也卒終也言度於猗猗梁父登太山
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塗涌原泉沕瀄漫衍音易水
而如塗之涌瀄泉貌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
沕沒也漫衍廣散也垓重也八垓地之際也言其德懷
下沂八垓暢達也垓重也八垓地之際也言其德懷

類賦
李夢陽曰園字
微字導字犧字

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威武也通陘游原迥
濶沫沫協氣和氣也飄逝遠也原本也迥濶遠也沫
沫首惡湮沒闇昧昭哲昆蟲閭悻回首面內閭昧喻
也面向焚後園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一莖六
穗於庖犧雙貉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放龜於岐餘珍
也招翠黃乘龍於沼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鬼

塞尊擇也謂嘉
禾之來於庖厨
以供祭祀也犧

神接靈囿賓於間館靈囿仙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
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
杭休之以療微夫斯之為符以登介丘不亦慝乎進
讓之道存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

以為牲也
兩角共一本因

義征不德德順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牲初功無

茅坤曰一轉非
兩漢人無此筆

介大也丘山也
言周以白魚為

瑞登太山封禪
不亦慝乎

前美平實

力

也

介大也丘山也

也

言周以白魚為

也

瑞登太山封禪

也

不亦慝乎

也

李廷机曰於是
大司馬以下一
段設為大司馬
進設極言漢功
德符瑞之盛當
承天意以行事
俾搢紳先生叙
述其表以摠之
萬世云
凌稚隆曰或謂
而下言天示以
符瑞不可以辭
承天意以行事
豈謂進越申言
不封禪之爽也
聖王弗替而下
功之也雜薦紳
先生而下明之
也

使諸儒記功著
業得現日月末
光殊絕之明以
展其官職設錯
其事業也

李廷机曰於是
天子一段設為
天子俞可之詞
因為作頌自我
天稟以下摠只
敷衍詩大澤之
博廣符瑞之富
二句言此符瑞
乃上帝依類托
寄以喻天子使
封禪也末結以
兢兢翼翼慮衰
思危數語復益
禹湯虞舜為法
蓋夙以君德不

與二休烈決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創初
言不特一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彌以况榮
物創見也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至不可辭為句陛
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玉道之儼群臣至不可辭為句慝
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
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竝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
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脩德以錫符
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
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
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終也
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縉紳先生之畧術

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
義被飾厥文在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摠之無窮
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
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矜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
義而覽焉掌故太史官屬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
乎朕其試哉迺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
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
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伊生不育嘉穀
六穗我穡曷蓄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偏我汜布
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
君乎侯不邁哉侯何也般般之獸樂哉君囿白質黑

可急於終云
李夢陽曰頌當
分為六章首章
言甘露時雨嘉
穀之瑞二章言
德澤流而物懷
思以興太山之
望幸三章四章
五章言駒虞麟
龍之瑞臻所以
蒼梧乎人以著
受命之符六章
以上符瑞上帝
依類托寓而諭
天子使封禪也
末數語所以言
天符不可虛而
王道不可缺也

章其儀可嘉。般般謂和也收收睦睦。君子之態。蓋聞其聲。有似君子
今觀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祖往也武帝冬幸雍祠五時獲麟也
濯濯之麟。遊彼靈時。孟冬十月。君祖郊祀。馳我君輿。時則有黃龍見
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書傳所載黃龍主德
采色炫耀。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也漢本火今黃龍見當改為土故云受命所乘
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
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
德。競競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
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祭也大也則也言發察察聖王已改化有所遺失不合天也
凌約言評篇末數語大寓諷諫故知想如此書亦不
徒作也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武帝時閩越與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為發兵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是時漢兵逐出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
西令嚴助諭意

樓昉曰此就武帝身上直起
唐順之曰此書如走盤之珠不可捉摸
茅坤曰淮南書疏佳然不以入淮南土傳而見之嚴助傳蓋嚴助傳則紀助諭淮南本末而淮南傳則特載淮南叛逆耳事各以類序亦記之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服。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贊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

體覽者當自識

林希元曰此書

言山林川麓谷

物產地氣之凶

惡南越之風土

歷々可見

又曰臣聞越以

下言越之地勢

不可伐

又曰天下賴宗

廟以下言中國

不又伐越

唐順之曰前後

反覆無非是說

以中國勞重事

之意

茅坤曰且越人

愚戇三句應越

人相攻不可勝

數句

林希元曰問者

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

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

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

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

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

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

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

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

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

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媿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

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

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

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

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

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

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歿溝壑

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

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曳也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

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擊石謂舟觸石難行也林中多

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

施兵接刃人姓名於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

唐順之曰淮南

為證

林希元曰前時

以下率漢故事

南厲王

厲王伐越與秦
伐越分作兩處
用之敘事極其
變化

閱如霖曰情狀
可哀

羅大經曰老子
大軍之後又

有凶年故蝗災
每見於大兵之

後或言乃死戰
之士冤魂所化

雖未又然但余
曩在湖北見捕

蝗者雖群呼聚
敢蝗不為動至

鳴擊金鼓則聲
然而听若成行

列則謂殺傷診
氣之所化理或

然也
林希元曰不習

南方以下言越
人入寇之難不

是為中國患
茅坤曰漢時以

嶺為界故其形
勢如此

茅坤曰且越人
綿力薄才以下

復說前意

長也間忌
人姓名
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

戰而疾疫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古婦字號號。破家散業。迎

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

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

之後。必胥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迫也陰陽之

和。感天地之精。而灾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

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饒寒不終。其天

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

陛下甲卒。灰亾。暴露中原。露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

蚤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前◎后◎喚◎應◎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

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強。能難邊城。能難。徒淮南

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

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入中國。

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

食粮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粮。迺

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

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堪也綿力薄材。力

如絲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焚而不可

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

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饌者

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音念三母也蠹生

疾癘。勿佐。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

林希元曰臣聞
道路以下言處
越之策用兵不
如遣使
凌約言曰車下
數个此必字條
陳利害使之自
擇可謂詳悉

林希元曰今以
兵入其地以下
言治之之難意
凡三
茅坤曰留而守
之四句應上挽
車奉餉意
李廷机曰深說
用兵之害不止
於不能破越而

林希元曰臣聞
長老以下又卒
秦事以為戒
唐順之曰本色
折證

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踞言閩越王弟甲弒而
殺之。甲以誅。存謂存問之。其民未育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
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
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
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畜謂畜也。此必委質為藩臣。世
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吏三之組。鎮撫方外。不勞
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
恐。以育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雉
謂如雉兔之逃竄而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
入山林險阻之中也。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勦。食糧之絕。男子不得耕稼
樹種。嬾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昼者
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逃亡者必眾。隨而誅之。不
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
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溪山林叢。不可
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勦。越迺出擊
之。秦兵大破。迺發遣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
百姓靡救。行者不還。姓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
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
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
恐交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
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
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

凌稚隆曰自臣聞數句一言拒王師一言王師敗而不顯言拒與敗文字之美非后世文人所能反
閔如霖曰言利害可謂深切
八穀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汧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
唐順之曰淮南知漢武雄心遠大故必段歷叙其輿面人民之富租稅乘輿之備萬世子孫之

安以默奪其伐閔越之所好蓋以勞逸較之也其文字亦春容典雅

凌約言曰掉尾餘音妙絕千古

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歿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逆犯也。顏行，徒馬行。在前行故曰顏也。斯輿之卒，胥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穀為圃，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心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閒暇也。言得其地不足為一日閒暇之娛也。詩云：王猶

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歿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

陳仁子評善窺武帝之心者淮南也。善成武帝之欲

者嚴助也。夫武帝窮兵四夷，自南越始。帝先試於南越，而後試於西北。此其為心，淮南窺之已稔。及其初而救之，不至噬臍，則輪臺之悔亦可自免。奈何淮南之言不足勝嚴助之辭，而武帝好兵之心，浩不可遏。故南粵之伐，是武帝終身用兵之机。史載

此書不於武紀不於淮南傳而獨於嚴助傳此之其意責助益深噫淮南窺之者何其智嚴助成之者何其愚

林希元評淮南王未必能文常集天下賢士為賓客此其代筆也其言山川林麓結谷道踞之險阻物產地氣之凶惡南越之風土歷、可見使欲用兵英雄無用武之地信乎難哉今南越雖入職貢為佳地而山洞之民猶據山林險阻為民患官府不能制如府江之徭雖封疆之臣亦遜避焉則在當時可知矣予嘗謂南越之難治易於北但北虜急而南越緩耳或者駭焉以淮南之書觀之不其信乎

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武帝時丞相公孫弘言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上下其議壽王對云云上發難弘弘詘服焉

林希元曰此對道理既勝而詞又足以發之宜公孫之詘服也

茅坤曰禁挾弓弩即秦銷兵貴意故壽王此對及之

穰文熙曰此段言秦銷兵折刃欲為萬世利卒所以滅秦者揭竿挺鋤之衆非兵刃也然則禁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五兵謂劍安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眾暴寡海內抗救巧詐並生抗訖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稅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意滅詩書而首泐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耒挺相撻擊耰磨用之

民母得挾弓弩器也。筆馬也。犯法滋衆。盜賊不勝。不勝言不至於赭

何益故曰詳於也。挺大杖也。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

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

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

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

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

有事也。有事有四方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

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

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

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

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

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

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抵觸也。竊以

為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

禮。大不便。

陳仁子評三代以真心待民。寓兵於農。而王弧夾庾。

唐大六弓。所以授射者。各有其等。故無盜

賊之禍。秦皇以疑心待人。禁民為兵。而銷

鋒鏑。遂有盜賊之變。嗚呼。士之生也。以射

天子之擇士也。以射群士之習讓也。亦以

射。公孫弘謂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是欲

禁民而適以滋盜也。善乎。吾立壽王曰。聖

而射則獻其發

同耦也言率大

夫衆射者也同

射麋侯士射鹿

射熊侯卿大夫

子射豹侯諸侯

的以皮為之天

筮詩侯所以居

此小雅賓之初

之言

公孫弘

李東陽曰聖王

向是本領處

而射則獻其發

同耦也言率大

夫衆射者也同

射麋侯士射鹿

射熊侯卿大夫

子射豹侯諸侯

的以皮為之天

筮詩侯所以居

此小雅賓之初

之言

公孫弘

李東陽曰聖王

向是本領處

矢中的之功
凌約言曰此言
弓矢之禁反為
盜賊利
茅坤曰結按有
指唱

王務教化而省刑制惟君入以誠待民而不疑則盜可銷矣仁入之言哉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偃臨淄人孝武元光元年中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

卸守益曰起二句甚雄太便令人主有欣然听從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

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

大凱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

忘戰也蒐蒐索也取不孿者獮應且夫怒者逆德也

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重難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

王世貞曰先提此句作案以悔

字為主
王世貞曰此下
言秦事見始皇
不悔便亡

何孟春曰漢武
急於征伐尚不
納汲黯之言主
父偃與嚴安之
所陳者皆與上
意異正秦法非
上建立者又誅
無赦也而漢武
反収其人此所
以異於始皇與

起自東睡入瑯
邪南海緣海諸

郡皆令轉輸至
北河計其道路
所費九用百九
十二斛乃得一
石至

王世貞曰此下
言漢事見高帝
悔之便存
凌雅隆曰高帝
之不聽與秦始
同而高帝之悔
與秦始異故一
則結之曰蓋天
下始叛秦也一
則結之曰然後
天下亡干戈之
事兩段暗相照
骨

王世貞曰復即
秦事申言應上
日費千金句

悔者也。管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
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
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
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調和勝必秦皇
棄之，非民父母。靡救中國，其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
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
地固澤鹵，不生五穀。澤鹵謂地多沮然後發天下丁
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
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
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睡琅邪，負海

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鐘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
於糧，饑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救，孤寡老弱
不能相養，道殍者相望。道殍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秦也。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
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
散，從之如搏景。搏擊也，搏人之陰今以陛下盛德攻
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
高帝悔之，迺使劉敬生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
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
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造足
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得而制

前漢書平林 中卷 十

王世貞曰收拾只此數句又曰前言四代不伐匈奴見不又伐此言生邊民之離心將吏之外市又不當伐也余有丁曰以得失效驗歎之人主看到此處豈不感悟

非一世也。行盜侵毆，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侵毆來

而毆畧人畜也。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

之不此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

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父

則交生，事苦則慮易。慮易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乃使邊境之民靡

救愁苦而胥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外市并外國交通求利也故

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

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

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唐順之評通篇只是引用二舊事與昔人諫諍之說

而后自說處不過數言亦是文之一體

林希元評言匈奴之伐利害如指諸掌，秦皇漢高二

事足為明鑒，文字溫淳，重厚質實，愈嚼而

愈有味，是漢初元氣復還之作，非春秋戰

國元氣澆漓之餘習也。

馮小海評此書以悔字作主，蓋因漢武窮兵黷武而

歎其鑒秦以法祖也。文中子曰：秋風樂極

而哀來，其悔心之萌乎？噫，是心也，啟之者

其偃歛。

卸東部評此書以悔字立意，窮武事而悔者存，不悔

者亡，有閤闢有照應，全得孟子文法。

黃震曰土崩瓦解一書大致可觀惜其瑕疵多

陳仁子曰徐樂之言雖是而同時若偃者一歲四遷安雖不用而為騎馬令至樂竟不見用母乃以樂言為迂而不相入邪

凌稚隆曰土崩瓦解二段隨解隨結文執緊切

徐樂言世務書

徐樂趙人武帝時上書言世務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乃拜樂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

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

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胥孔墨魯

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熒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

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

而上不知也倍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

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

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彌皆稱萬

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

凌稚隆曰由是觀之以下稟說土崩又以上二段意分帖誠有誠無二段作波瀾

茅坤曰其言隱而危

又曰賢主歌觀數句乃功勉武帝主意其詞微而婉陳正學曰此下不免道諛之言類賈山

凌約言曰陛下逐走獸一段或言謂樂為不能閉君之邪者是矣然貨色之喻孟子出此則曰善誘而樂言之則謂其不能格君何也唐六弘曰先慎其拂肯故言名何又禹陽俗何又成康後即轉甚有力是婉

士民焚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擒於中原者。以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倍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強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群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強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盡馳驅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焚。臣竊以為陛下。天災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與也。此二體者。立焚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

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

詞
茅坤曰只此數
語甚得巨君之
術

臣聞圖王不成其救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淫。何為而不成。何犯而不服哉。

陳仁子評人臣諫君責之以欲不若引之以理責以欲者其欲未必可格而引以理者其欲不戰而自化徐樂於武帝亦善諷諫者夫帝之德內多欲而外仁義者也仁義不勝故私欲橫生徐樂於声色之奉游獵之娛俳優侏儒之歡不直止之而勸以王道幾若陳善而不閉其邪者使帝誠如樂言以天下為務而將心帝王之事吾知私欲不待言而自止深得諷諫之術

詹惟修評余讀主父偃嚴安徐樂三書其文辭錯總表瑋呈竒莫如徐樂此書而真文忠則謂此書以基本積壞為土崩禍難驟興為瓦解其說似矣然聖賢慮治必察於微不以基本之固為可恃也不以禍難之微為可忽也樂之告武帝也欲明安危之机銷未形之患則凡免微之際皆所當謹也願乃以瓦解之勢為不足慮而欲其自恣於遊畋声色之間豈忠臣之言哉其論純正故附焉

論五好所...

夫以武輔之... 未領之患... 固守之...

夫以武輔之... 未領之患... 固守之...

夫以武輔之... 未領之患... 固守之...

夫以武輔之... 未領之患... 固守之...

嚴安言世務書

安臨苗人武帝時以故丞相
史上書後以安為驛馬令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非其

則舍之可變易者則易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

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

調五聲使肴節皆美族雜五色使肴文章重五味方丈於

前以觀歆天下觀顯也顯示彼民之情見美則頌之

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瞻民離本而徼末

矣末不可徒得故縉紳者不憚為詐帶劔者夸殺人

以矯奪而世不知媿夸競也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

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

唐順之曰此書

以變字作眼目

第一節歆變奢

為僉第二節歆

變秦之劣兵以

息禍亂第三節

歆變郡守之重

作三段看

茅坤曰書之旨
雖多出於賈誼
所已言者而以
之諷武帝時旁
在情事甚切故
帝不之喜終驛
馬令
爰雅隆曰自今
天下至犯法者
衆言時弊見當

變更

凌稚隆曰自臣頭為民制度至和之至也言變更之道

凌稚隆曰臣聞周有天下以下將言兵事而先此更端言之

凌稚隆曰此下言戰國兵既

李東陽曰及至秦王數語將以正秦之謬而先推美言之甚得文章抑揚之法王維楨曰安之寓意在此數句為秦謀者乃所以為漢謀也

凌約言曰使蒙恬一段是秦秦勞兵之禍以示戒

又曰連下數個使字並點始皇勞兵禍武勞民傷財處着許多

失而偽偽采淫秦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天厲和之至也臣聞周裔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彌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恒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

合從連衡馳車駁擊介胄生蟻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倍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

精神

茅坤曰前面叙秦之攻胡攻越入越成越若見成功之難此叙陳吳諸人之卒陳卒趙卒吳卒齊卒却卒魏卒燕若見成功之易難易之間可以鏡矣

唐順之曰過秦餘論

凌約言曰窮兵之禍一旬乃篇中本意至此方說出

言時事
唐順之曰近者愁苦數語是論語不在韻史而在蕭牆之意

凌稚隆曰上觀齊晉一段又隱前意而結之語約而意盡
茅坤曰末數語尤極張皇至以

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灰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焚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玉時教使焚也秦賢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交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即降羗焚略葳州葳州建城也

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謀者羨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大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救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挈相連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息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交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形束壤制言其土地形執足以束制其民帶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以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

不可勝諱者恐
之皆以抑漢武
之侈心也

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
逢萬世之愛。則不可勝諱也。言又

言又

陳仁子評嚴安上書與主父偃不同偃皆隨其末而
救之安則探其本而致之本正則末自正
矣凡安所言曰薄賦歛則箴帝之利心也
曰省刑罰則藥帝之慘心也曰省繇役則
約帝之侈心也夫帝之欲不但寤兵一事
大本既立數者既除則兵可片言而止至
於用兵乃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
可以関要功生事者之口噫一將功成萬
骨枯其言蓋本諸安

林希元評前言風倍之弊極切人情後言窮兵之禍
又極詳悉皆於治道有関其文華采之中
有質實質實之中有華采其言秦皇之得
處正所以為失此其不聞道處姑畧之可
也

臣等謹案前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四